老学庵笔记

【南宋】陆游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老学庵笔记

作者：【南宋】陆游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卷一

徽宗南幸至润，郡官迎驾于西津。及御舟抵岸，上御棕顶轿子，一宦者立轿旁呼曰：“道君传语，众官不须远来！”卫士胪传以告，遂退。

徽宗南幸还京，服栗玉并桃冠、白玉簪、赭红羽衣，乘七宝辇。盖吴敏定仪注云。

高宗在徽宗服中，用白木御倚子。钱大主入觐，见之，曰：“此檀香倚子耶？”张婕妤掩口笑曰：“禁中用烟脂皂荚多，相公已有语，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？”时赵鼎、张浚作相也。

建炎苗、刘之变，内侍遇害至多。在秦同老者，自扬州被命至荆楚，前一日还行在，尚未得对，亦死焉。又有萧守道者，日侍左右，忽得罪，绌为外郡监当，前一日出城，遂免。

临安父老言，苗、刘戕王渊在朝天门外，今都进奏院前。然《日历》及诸公记录皆不书，但云“死于路衢”而已。邵彪所录谓“死于第”，尤非也。

鼎澧群盗如钟相、杨么（乡语谓幼为么），战舡有车船、有桨船、有海鳅头，军器有拏子（其语谓拏为铙），有鱼叉，有木老鸦。拏子、鱼叉以竹杆为柄，长二三丈，短兵所不能敌。程昌禹部曲虽蔡州人，亦习用拏子等，遂屡捷。木老鸦一名不藉木，取坚重木为之，长才三尺许，锐其两端，战船用之尤为便习。官军乃更作灰炮，用极脆薄瓦罐，置毒药、石灰、铁蒺藜于其中，临阵以击贼船，灰飞如烟雾，贼兵不能开目。欲效官军为之，则贼地无窑户，不能造也，遂大败。官军战船亦仿贼车船而增大，有长三十六丈、广四丈一尺、高七丈二尺五寸，未及用而岳飞以步军平贼。至完颜亮入寇，车船犹在，颇有功云。初，张公

之行，赵元镇丞相以诗送之云：速宜净埽妖氛了，来看钱塘八月潮。

鼎澧群盗，惟夏诚、刘衡二砦据险不可破。二人每自咤曰："除是飞过洞庭湖。"其后卒为岳飞所破，盖语谶云。

赵元镇丞相谪朱崖，病亟，自书铭旌云："身骑箕尾归天上，气作山河壮本朝"。

靖康二年，浙西路勤王兵，杭州二千人，湖州九百一十五人，秀州七百一十六人，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，常州七百八十五人，镇江府六百人，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，以二月七日起发，东都之陷已累月矣。

集英殿宴金国人使，九盏：第一肉咸豉，第二爆肉双下角子，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，第四白肉胡饼，第五群仙炙太平毕罗，第六假圆鱼，第七柰花索粉，第八假沙鱼，第九水饭咸豉旋鲊瓜姜。看食：枣旗子、髓饼、白胡饼、㲉饼（淳熙）。

绍兴辛酉与虏交兵，虏遁。议者谓当取寿、颍、宿三州屯重兵，然后淮可保，淮可保然后江可固，惜其不果用也。

建康城，李景所作。其高三丈，因江山为险固，其受敌惟东北两面，而壕堑重复，皆可坚守。至绍兴间，已二百余年，所损不及十之一。

汉人入仕，有以赀为郎者，司马相如、张释之是也；有入钱入谷赏以官者，卜式、黄霸是也。入钱谷则今买官之类，以赀则非也。

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，舟辑已具，独惧虏有告者，未敢决。适遇有相识稍厚者，以情告之。虏曰："何不告监军？"会之对以不敢。虏曰："不然，吾国人若一诺公，则身任其责，虽死不憾。若逃而获，虽欲贷，不敢矣。"遂用其言，告监军，监军曰："中丞果欲归耶？吾契丹

亦有逃归者，多更被疑，安知公归而南人以为忠也。公若果去，固不必顾我。”会之谢曰；“公若见诺，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。”监军遂许之。

黄元晖为左司谏，论事忤蔡氏，谪昭潭，后复管勾江州太平观。谢表曰：言之未尽，悔也奚追。

张芸叟作《渔父》诗曰：“家住耒江边，门前碧水连。小舟胜养马，大罟当耕田。保甲元无藉，青苗不著钱。桃源在何处？此地有神仙。”盖元丰中谪官湖湘时所作，东坡取其意为《鱼蛮子》云。

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，都人皆鼓舞；秦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，都人皆涕泣：是非之公如此！

政和中大傩，下桂府进面具，比进到，称“一副”。初讶其少，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，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，乃大惊。至今桂府作此者，皆致富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。

京师承平时，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。妇女上犊车，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，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。车驰过。香烟如云，数里不绝，尘土皆香。

明州江瑶柱有二种：大者江瑶，小者沙瑶。然沙瑶可种，逾年则成江瑶矣。海桧亦有二种。海桧夭矫坚瘦皆天成。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，名土（音杜）桧。海桧绝难致，凡人家所有，大抵土桧也。

晁以道为明州船场，日日平旦，具衣冠焚香占一卦。一日，有士人访之，坐间小雨，以道语之曰：“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，然非某也，客至者当之，必验无疑，君宜戒之。”士人辞去，至港口，践滑而仆，胫几折，疗治累月乃愈。

国初士大夫戏作语云：“眼前何日赤，腰下几时黄？”谓朱衣吏及金

带也。宣和间，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。得者旋填姓名卖之，价五百千。虽卒伍屠酤，自一命以上皆可得。方腊破钱塘时，朔日，太守客次有服金带者数十人，皆朱垞家奴也。时谚曰：金腰带，银腰带，赵家世界朱家坏。

仁宗赐宗室名，太祖下曰“世”，太宗下曰“仲”，秦王下曰“叔”，皆兄弟行。“世”即长也。其后“世”字之曾孙又曰“伯”，则失之。

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，车驾幸候潮门外大校场大阅。是日，上早膳毕出郊，从驾臣僚及应奉官并戎服勍带子著靴。大阅毕，丞相、亲王以下赐茶。是日，驾出丽正门，入和宁门，沿路官司免起居。

建炎中，平江造战船，略计其费四百料。八蕢战船长八丈，为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。四蕢海鹘船长四丈五尺，为钱三百二十九贯。

荆公素轻沈文通，以为寡学，故赠之诗曰：“悠然一榻枕书卧，直到日斜骑马归。”及作文通墓志，遂云：“公虽不常读书。”或规之曰：“渠乃状元，此语得无过乎？”乃改“读书”作“视书”。又尝见郑毅夫《梦仙》诗曰：“授我碧简书，奇篆蟠丹砂。读之不可识，翻身凌紫霞。”大笑曰：“此人不识字，不勘自承。”毅夫曰：“不然，吾乃用太白诗语也。”公又笑曰：“自首减等。”

秘阁有端砚，上有绍兴御书一“顽”字。唐有准敕恶诗，今又有准敕顽砚耶。

潘子贱《题蔡奴传神》云：“嘉祐中，风尘中人亦如此。呜呼盛哉！”然蔡实元丰间人也。仇氏初在民间，生子为浮屠，曰了元，所谓佛印禅师也。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，生定；出嫁郜氏，生蔡奴。故京师人谓蔡奴为郜六。

绍圣、元符间，汪内相彦章有声太学。学中为之语曰：“江左二

宝，胡伸、汪藻。”伸字彦时，亦新安人，终符宝郎。

曾文清夙兴诵《论语》一篇，终身未尝废。

先左丞言，荆公有《诗正义》一部，朝夕不离手，字大半不可辨。世谓荆公忽先儒之说，盖不然也。

靖康国破，二帝播迁。有小崔才人与广平郡王（道君幼子，名）俱匿民间，已近五十日，虏亦不问。有从官馈以食，遂为人所发，亦不免，不十日虏去矣。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。

金贼劫迁宗室，我之有司不遗余力。然比其去，义士匿之获免者，犹七百人，人心可知。

国初，《韵略》载进士所习有《何论》一首，施肩吾《及第敕》亦列其所习《何论》一首。《何论》盖如“三杰佐汉孰优”、“四科取士何先”之类。

嘉兴人闻人茂德，名滋，老儒也。喜留客食，然不过蔬豆而已。郡人求馆客者，多就谋之。又多蓄书，喜借人。自言作门客牙，充书籍行，开豆腐羹店。予少时与之同在敕局，为删定官。谈经义滚滚不倦，发明极多，尤邃于小学云。

张芸叟过魏文贞公旧庄，居者犹魏氏也。为赋诗云：“破屋居人少，柴门春草长。儿童不识字，耕稼郑公庄。”此犹未失为农。神宗夜读《宋璟传》，贤其人，诏访其后，得于河朔，有裔孙曰宋立，遗像、谱牒、告身皆在。然宋立者，已投军矣。欲与一武官，而其人不愿，乃赐田十顷，免徭役杂赋云。其微又过于魏氏，言之可为流涕。

政和末，议改元，王黼拟用“重和”，既下诏矣，范致虚间白上曰：“此契丹号也。”故未几复改宣和。然宣和乃契丹宫门名，犹我之宣德门也，年名则实曰重熙。建中靖国后，虏避天祚嫌名，追谓重熙曰重

和耳，不必避可也。

建炎维扬南渡时，虽甚仓猝，二府犹张盖搭狨坐而出，军民有怀砖狙击黄相者。既至临安，二府因言："方艰危时，臣等当一切贬损。今张盖搭坐尚用承平故事，欲乞并权省去，候事平日依旧。"诏从之，实惩维扬事也。

林自为太学博士，上章相子厚启云："伏惟门下相公，有猷有为，无相无作。"子厚在漏舍，因与执政语及，大骂云："遮汉敢乱道如此！"蔡元度曰："无相无作，虽出佛书，然荆公《字说》尝引之，恐亦可用。"子厚复大骂曰："荆公亦不曾奉敕许乱道，况林自乎！"坐皆默然。

靖康末，括金赂虏，诏群臣服金带者权以通犀带易之，独存金鱼。又执政则正透，从官则倒透。至建炎中兴，朝廷草创，犹用此制。吕好问为右丞，特赐金带。高宗面谕曰："此带朕自视上方工为之。"盖特恩也。绍兴三年，兵革初定，始诏依故事服金带。

建炎初，按景德幸澶州故事，置御营使，以丞相领之，执政则为副使。上御朝，御营使、副先上奏本司事，然后三省、密院相继奏事。其重如此。

张晋彦才气过人，然急于进取。子孝祥在西掖时，晋彦未老，每见汤岐公自荐。岐公戏之曰："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，是公合作底官职。余何足道。"所称之官，盖辅臣赠父官也，意谓安国且大用耳。晋彦终身以为憾。

绍兴末，臣公于丑生者数人。或戏以衰健放榜，陈福公作魁，凌尚书景夏末名，张魏公黜落。

绍兴末，朝士多饶州人。时人吾曰："诸公皆不是痴汉。"又有监司

发荐京官状，以关节欲与饶州人。或规其当先孤寒，监司者愤然曰："得饶人处且饶人。"时传以为笑。

王嘉叟自洪倅召为光禄丞，李德远亦召为太常丞。一日相遇到景灵幕次，李谓王曰："见公告词云：其镌月廪，仍褫身章。"谓通判借牙绯，入朝则服绿，又俸薄也。王答之曰："亦见君告词矣。"李曰："云何？"曰："具官李浩，但知健羡，不揆孤寒。既名右相之名，又字元枢之字。"盖谓史丞相、张魏公也，满座皆笑。

予去国二十七年复来，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，皆无复旧人，虽吏胥亦无矣。惟卖卜洞微山人亡恙，亦不甚老，话旧怆然。西湖小昭庆僧了文，相别时未三十，意其尚存，因被命与奉常诸公同检视郊庙坛垌，过而访之，亦已下世。弟子出遗像，乃一老僧。使今见其人，亦不复省识矣。可以一叹。

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，以示朱希真。希真曰："甚妙。但似欠四字，然不敢以告。"景初苦问之，希真指"有文集十卷"字下曰："此处欠。"又问："欠何字？"曰："当增不行于世四字。"景初遂增"藏于家"三字，实用希真意也。

秦会之丞相卒，魏道弼作参政，委任颇专，且大拜矣，翰苑欲先作白麻，又不能办，假手于士人陈丰。丰以其姓魏，遂以"晋绛和戎"对"郑公论谏"。久之，道弼出典藩，而沈守约、万俟元忠并拜左右揆。翰苑者仓猝取丰所作制以与沈公，而忘易晋绛、郑公之语。《实录》例载拜相麻，予在史院，欲删此一联，会去国不果。

陈福公长卿重厚粹美，有天人之相，然议者拟其少英伟之气。予为编修官时，一日，与沈持要、尹少稷见公于都堂阁。公忽盛怒曰："张德远以元枢辄受三省枢密院诉牒，虽是勋德重望，亦岂当如此！"方言此时，精神赫然，目光射人。退以告朝士，皆云平生未尝见此公怒也。古人有贵在于怒者，此岂是耶？

李庄简公泰发奉祠还里，居于新河。先君筑小亭曰千岩亭，尽见南山。公来必终日，尝赋诗曰："家山好处寻难遍，日日当门只卧龙。欲尽南山岩壑胜，须来亭上少从容。"每言及时事，往往愤切兴叹，谓秦相曰咸阳。一日来坐亭上，举酒属先君曰："某行且远谪矣，咸阳尤忌者，某与赵元镇耳。赵既过峤，其何可免？然闻赵之闻命也，涕泣别子弟。某则不然，青鞋布袜，即日行矣。"后十余日，果有藤州之命。先君送至诸暨，归而言曰："泰发谈笑慷慨，一如平日。问其得罪之由，曰不足问，但咸阳终误国家耳。"

张枢密子功，绍兴末还朝，已近八十，其辞免及谢表皆以属予。有一表用"飞龙在天"对"老骥伏枥"，公皇恐，语周子充左史，托言于予，易此二句。周叩其故，则曰："某方丐去，恐人以为志在千里也。"周笑解之曰："所谓志千里者，正以老骥已不能行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。公虽筋力衰，岂无报国之志耶？"子功亦笑而止。盖其谨如此。又尝谓予曰："先人有遗稿满箧，皆诸经训解，字画极难辩，惟某一人识之。若死，遂皆不传，岂容不亟归耶。"

汪廷俊从梁才甫辟为大名机幕，专委以修北京宫阙，凡五年乃成。岁一再奏功，辄躐迁数官。五年间，自宣教郎转至中奉大夫，其滥赏如此。

予在南郑，见西邮俚俗谓父曰老子，虽年十七八，有子亦称老子。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、小范老子、盖尊之以为父也。建炎初，宗汝霖留守东京，郡盗降附者百余万，皆谓汝霖曰宗爷爷，盖此比也。

陈莹中迁谪后，为人作石刻，自称"除名勒停送廉州编管陈某撰"。刘季高得罪秦氏，坐赃废。后虽复官，去其左字，季高缄题及作文皆去左字，不以为愧也。孙仲益亦坐以赃罪去左字，则但自称"晋陵孙某"而已，至绍兴末复左朝奉郎，乃署衔。

予尝与查元章读《太宗实录》，有侯莫陈利用者。予问有对否，元

章曰："昨虏使有乌古论思谋可对也。"予曰："虏人姓名，五字者固多矣。"元章曰："不然，侯莫陈可析为三姓，乌古论亦然，故为工也。"

毛德昭名文，江山人。苦学，至忘寝食，经史多成诵。喜大骂剧谈，绍兴初，招徕，直谏无所忌讳。德昭对客议时事，率不逊语，人莫敢与酬对，而德昭愈自若。晚来临安赴省试，时秦会之当国，数以言罪人，势焰可畏。有唐锡永夫者，遇德昭于朝天门茶肆中，素恶其狂，乃与坐，附耳语曰："君素号敢言，不知秦太师如何？"德昭大骇，亟起掩耳，曰："放气！放气！"遂疾走而去，追而不及。

北方多石炭，南方多木炭，而蜀又有竹炭，烧巨竹为之，易然无烟耐久，亦奇物。邛州出铁，烹炼利于竹炭，皆用牛车载以入城，予亲见之。

杜少陵在成都有两草堂，一在万里桥之西，一在浣花，皆见于诗中。万里桥故迹湮没不可见，或云房季可园是也。

蜀人爨薪，皆短而粗，束缚齐密，状如大饼餖。不可遽烧，必以斧破之，至有以斧柴为业者。孟蜀时，周世宗志欲取蜀，蜀卒涅面为斧形，号"破柴都"。

谢景鱼（名沦）涤砚法：用蜀中贡余纸，先去墨，徐以丝瓜磨洗，余渍皆尽，而不损砚。

青城山上官道人，北人也，巢居，食松瀼，年九十矣。人有谒之者，但粲然一笑耳。有所请问，则托言病聩，一语不肯答。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。忽自语养生曰："为国家致太平，与长生不死，皆非常人所能。然且当守国使不乱，以待奇才之出，卫生使不夭，以须异人之至。不乱不夭，皆不待异术，惟谨而已。"予大喜，从而叩之，则已复言聩矣。

吕周辅言：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，相遇于梧、藤间。道旁有鬻汤饼者，共买食之，粗恶不可食。黄门置箸而叹，东坡已尽之矣。徐谓黄门曰："九三郎，尔尚欲咀嚼耶？"大笑而起。秦少游闻之曰："此先生饮酒，但饮湿法已。"

魏道弼参政使金人军中，抗辞不挠。虏酋大怒，欲于马前斩之，挥剑垂及颈而止，故道弼头微偏。

使虏，旧惟使副得乘车，三节人皆骑马。马恶则蹄啮不可羁，钝则不能行，良以为苦。淳熙己酉，完颜璟嗣伪位，始命三节人皆给车，供张饮食亦比旧加厚。

淳熙己酉，金国贺登宝位使，自云悟室之孙，喜读书。著作郎权兵部郎官邓千里馆之。因游西湖，至林和靖祠堂，忽问曰："林公尝守临安耶？"千里笑而已。

谢子肃使虏回云："虏廷群臣自徒单相以下，大抵皆白首老人。徒单年过九十矣。"又云："虏姓多三两字，又极怪，至有姓斜卯者。"己酉者，虏移文境上曰："皇帝生日，本是七月。今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，已权改作九月一日。"其内乡之意，亦可嘉也。

杨廷秀在高安，在小诗云："近红暮看失燕支，远白宵明雪色奇。花不见桃惟见李，一生不晓退之诗。"予语之曰："此意古已道，但不如公之详耳。"廷秀愕然问："古人谁曾道？"予曰："荆公所谓积李兮缟夜，崇桃兮炫书是也。"廷秀大喜曰："便当增入小序中。"

卷二

张延老名珙，唐安江原人。年七十余，步趋拜起健甚。自言夙兴必拜数十，老人血气多滞，拜则支体屈伸，气血流畅，可终身无手足之疾。

鲁直在戎州，作乐府曰："老子平生，江南江北，爱听临风笛。孙郎微笑，坐来声喷霜竹。"予在蜀见其稿。今俗本改"笛"为"曲"以协韵，非也。然亦疑"笛"字太不入韵，及居蜀久，习其语音，乃知泸戎间谓"笛"为"独"。故鲁直得借用，亦因以戏之耳。

秦会之初得疾，遣前宣州通判李秀设醮于天台桐柏观。季以善奏章自名。行至天姥岭下，憩小店中，邂逅一士人，颇有俊气，问季曰："公为太师奏章乎？"曰："然。"士人摇首曰："徒劳耳。数年间，张德远当自枢府再相，刘信叔当总大兵捍边。若太师不死，安有是事耶！"季不复敢与语，即上车去，醮之。明日而闻秦公卒。

英州石山，自城中入钟山，涉锦溪，至灵泉，乃出石处，有数家专以取石为生。其佳者质温润苍翠，叩之声如金玉，然匠者颇秘之。常时官司所得，色枯槁，声如击朽木，皆下材也。

叶相梦锡，尝守常州。民有比屋居者，忽作高屋，屋山覆盖邻家。邻家讼之，谓他日且占地。叶判曰："东家屋被西家盖，仔细思量无利害。他时折屋别陈词，如今且以壁为界。"

蜀人任子渊好虐。郑宣抚刚中自蜀召归，其实秦会之欲害之也。郑公治蜀有惠政，人犹觊其复来，数日乃闻秦氏之指，人人太息。众中或曰："郑不来矣！"子渊对曰："秦少恩哉！"人称其敢言。

秦会之以孙女嫁郭知运，自答聘书曰："某人东第华宗，南宫妙选，乃肯不卑于作赘，何辞可拒于盟言。"其夫人欲去"作赘"字，曰："太恶模样。"秦公曰："必如此乃束缚得定。"闻者笑之。

张子韶对策，有"桂子飘香"之语。赵明诚妻李氏嘲之曰："露花倒影柳三变，桂子飘香张九成。"

王荆公作相，裁损宗室恩数，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："均是宗庙子孙，且告相公看祖宗面。"荆公厉声曰："祖宗亲尽，亦须祧迁，何况贤辈！"于是皆散去。

吕正献平章军国时，门下客因语次，或曰："嘉问败坏家法，可惜。"公不答，客愧而退。一客少留，曰："司空尚能容吕惠卿，何况族党？此人妄意迎合，可恶也。"公又不答。既归，子弟请问二客之言如何，公亦不答。

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诗，多训戒语，后人取为签，以占吉凶，极验。射洪陆使君庙以杜子美诗为签，亦验。予在蜀，以淳熙戊戌春被召，临行，遣僧则华往求签，得《遣兴》诗曰："昔者庞德公，未曾入州府。襄阳耆旧间，处士节独苦。岂无济时策，终竟畏网罟。林茂鸟自归，水深鱼知聚。举家隐鹿门，刘表焉得取？"予读之惕然。顾迫贫从仕，又十有二年，负神之教多矣。

李知几少时，祈梦于梓潼神。是夕，梦至成都天宁观，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："以是为名字，则及第矣。"李遂改名石，字知几。是举过省。

伯父通直公，字元长，病右臂，以左手握笔，而字法劲健过人。宗室不微亦然，然犹是自幼习之。梁子辅年且五十，中风，右臂不举，乃习用左手。逾年，作字胜于用右手时，遂复起作郡。

赵广，合淝人，本李伯时家小史。伯时作画，每使侍左右，久之遂善画，尤工作马，几能乱真。建炎中陷贼。贼闻其善画，使图所掳妇人，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，协以白刃，不从，遂断右手拇指遣去。而广平生实用左手，乱定惟画观音大士而已，又数年乃死。今士大夫所藏伯时观音，多广笔也。

禁中旧有丝鞋局，专挑供御丝鞋，不知其数。尝见蜀将吴珙被赐数百崟，皆经倖御者。寿皇即位，惟临朝服丝鞋，退即以罗鞋易之。遂废此局。

今上初即位，诏每月三日、七日、十七日、二十七日皆进素膳。

旧制：皇帝曰“御膳”，中宫曰“内膳”。自寿成皇后初立，恳辞内膳，诏权罢。今中宫因之。

驾头，旧以一老宦者抱绣裹兀子于马上。高庙时犹然，今乃代以阁门宫，不知自何年始也。

王圣美子韶，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。赐宴罢，有振武都头卒，不堪一行人须索，忽操白刃入斫圣美。其子冒死直前护救，中三刀，左臂几断。虞候卒继至，伤者六人，死者一人，圣美脑及耳皆伤甚。明日，不能与虏使相见，告以冒风得疾。虏使戏之曰：“曾服花蕊石散否？”

前辈传书，多用鄂州蒲圻县纸，云厚薄紧慢皆得中，又性与面黏相宜，能久不脱。

刘韶美在都下累年，不以家行，得俸专以传书。书必三本，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。出局则杜门校雠，不与客接。既归蜀，亦分作三船，以备失坏。已而行至秭归新滩，一舟为滩石所败，馀二舟无他，遂以归普慈，筑阁贮之。

隆兴中，议者多谓文武一等，而辄为分别，力欲平之。有刘御带者，辄建言谓门状、榜子，初无定制，且僧道职医皆用门状，而武臣非横行乃用榜子，几与胥史卒伍辈同。虽不施行，然哓哓久之乃已。

饶德操诗为近时僧中之冠。早有大志，既不遇，纵酒自晦，或数日不醒。醉时往往登屋危坐，浩歌恸哭，达旦乃下。又尝醉赴汴水，适遇客舟，救之获免。

徐师川长子璧，字待价，豪迈能文辞。尝作书万言，欲投匦，极言时政，无所讳避。师川偶见之，大惊，夺而焚之。早死。

王性之读书，真能五行俱下，往往他人才三四行，性之已尽一纸。后生有投贽者，且观且卷，俄顷即置之。以此人疑其轻薄，遂多谤毁，其实工拙皆能记也。既卒，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灼，手书移郡，将欲取其所藏书，且许以官其子。长子仲信，名廉清，苦学有守，号泣拒之曰："愿守此书以死，不愿官也。"郡将以祸福诱胁之，皆不听。熺亦不能夺而止。

先君言，旧制，朝参，拜舞而已，政和以后，增以喏。然绍兴中，予造朝，已不复喏矣。淳熙末还朝，则迎驾起居，阖门亦喝唱喏，然未尝出声也。又绍兴中，朝参止磬折遂拜。今阖门习仪，先以笏叩额，拜拜皆然，谓之瞻笏。亦不知起于何年也。

德寿宫、德寿殿二额，皆寿皇御书，旁署"臣某恭书"四字。今重华宫、重华殿二额，亦用此故事，今上御书。

予初见梁欧阳纛传，称纛在岭南，多致铜鼓，献奉珍异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。及予在宣抚司，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，皆精铜，极薄而坚，文镂亦颇精，叩之冬冬如鼓，不作铜声。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。此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、祭享，初非古物，实不足辱秘府之藏。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，不知何理也。

杜牧之作《范阳卢秀才墓志》曰："生年二十，未知古有人曰周公、孔夫子者。"盖谓世虽农夫、卒伍，下至臧获，皆能言孔夫子，而卢生犹不知，所以甚言其不学也。若曰周公、孔子，则失其指矣。

《酉阳杂俎》云："茄子一名落苏"，今吴人正谓之落苏。或云钱王有子跛足，以声相近，故恶人言茄子，亦未必然。

钱王名其居曰握发殿，吴音"握"、"恶"相乱，钱塘人遂谓其处曰："此钱大王恶发殿也"。

乾道末，夔路有部使者作《中兴颂》，刻之瞿塘峡峭壁上。明年峡涨，有龙起硖中，适碎石壁，亦可异也。方刻石时，有夔州司理参军以恩榜入官，权教授，出赋题曰："歌颂大业刻金石。"或恶其佞，谓之曰："韵脚当云：老于文学乃克为之。"闻者为快。

秦会之当国，有殿前司军人施全者，伺其入朝，持斩马刀，邀于望仙桥下斫之，断轿子一柱而不能伤，诛死。其后秦每出，辄以亲兵五十人持挺卫之。初，斩全于市，观者甚众，中有一人，郎言曰："此不了事汉，不斩何为！"闻者皆笑。

吕元直作相，治堂吏绝严，一日有忤意者，遂批其颊。吏官品已高，惭于同列，乃叩头曰："故事，堂吏有罪，当送大理寺准法行遣，今乃如苍头受辱。某不足言，望相公存朝廷事体。"吕大怒曰："今天子巡幸海道，大臣皆著草履行泥泞中，此何等时，汝乃要存事体？待朝廷归东京了，还汝事体未迟在。"吏相顾称善而退。

秦会之问宋朴参政曰："某可比古何人？"朴遽对曰："太师过郭子仪，不及张子房。"秦颇骇，曰："何故？"对曰："郭子仪为宦者发其先墓，无如之何，今太师能使此辈屏息畏惮，过之远矣。然终不及子房者，子房是去得底勋业，太师是去不得底勋业。"秦拊髀太息曰："好。"遂骤荐用至执政。秦之叵测如此。

洪驹父窜海岛，有诗云：“关山不隔还乡梦，风月犹随过海身。”

《北户录》云：“岭南俗家富者，妇产三日或足月，洗儿，作团油饭，以煎鱼虾、鸡鹅、猪羊灌肠、蕉子、姜、桂、盐豉为之。”据此，即东坡先生所记盘游饭也。二字语相近，必传者之误。

护圣杨老说：“被当令正方，则或坐或睡，更不须觅被头。”此言大是。又云：“平旦粥后就枕，粥在腹中，暖而宜睡，天下第一乐也。”予虽未之试，然觉其言之有味。后读李端叔诗云：“粥后复就枕，梦中还在家。”则固有知之者矣。

陂泽惟近时最多废。吾乡镜湖三百里，为人侵耕几尽。阆州南池亦数百里，今为平陆，只坟墓自以千计，虽欲疏浚复其故，亦不可得，又非镜湖之比。成都摩诃池、嘉州石堂溪之类，盖不足道。长安民契券，至有云“某处至花萼楼，某处至含元殿”者，盖尽为禾黍矣。而兴庆池偶存十三，至今为吊古之地云。

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，惟用汝器，以定器有芒也。

遂宁出罗，谓之越罗，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。耀州出青瓷器，谓之越器，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。然极粗朴不佳，惟食肆以其耐久，多用之。

故都李和炒栗，名闻四方。他人百计效之，终不可及。绍兴中，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，至燕山，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，三节人亦人得一裹，自赞曰：“李和儿也。”挥涕而去。

往时执政签书文字卒，著帽，衣盘领紫背子，至宣和犹不变也。

予童子时，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，作胡桃结。背子背及腋下，皆垂带。长老言，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，散腰则谓之不敬。至蔡太师为相，始去勒帛。又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衣一箧，霸有绣者，白地

白绣，鹅黄地鹅黄绣，裹肚则紫地皂绣。祖妣云："当时士大夫皆然也。"

先左丞平居，朝章之外，惟服衫帽。归乡，幕客来，亦必著帽与坐，延以酒食。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，或从其子出仕，必著帽，遍别邻曲。民家或留以酒，亦为尽欢，未尝遗一家也。其归亦然。

成都诸名族妇女，出入皆乘犊车。惟城北郭氏车最鲜华，为一城之冠，谓之"郭家车子"。江渎庙西厢有壁画犊车，庙祝指以示予曰："此郭家车子也。"

吴几先尝言："参寥诗云：'五月临平山下路，藕花无数满汀州'。五月非荷花盛时，不当云'无数满汀州'。"廉宣仲云："此但取句美，若云'六月临平山下路'，则不佳矣。"几先云："只是君记得熟，故以五月为胜，不然止云六月，亦岂不佳哉！"

仲翼有书名，而前辈多以为俗，然亦以配周越。予尝见其飞白大字数幅，亦甚工，但诚不免俗耳。

慈圣曹太后工飞白，盖习观昭陵落笔也。先人旧藏一"美"字，径二尺许，笔势飞动，用慈寿宫宝。今不知何在矣。

贾表之名公望，文元公之孙也。资禀甚豪，尝谓仕宦当作御史，排击奸邪，否则为将帅攻讨羌戎，馀不足为也。故平居惟好猎，常自饲犬。有妾焦氏者，为之饲鹰鹞。寝食之外，但治猎事，曰："此所以寓吾意也。"晚守泗州。翁彦国勤王不进，久留泗上。表之面叱责之，且约不复饷其军。彦国愧而去。及张邦昌伪赦至，率郡官哭于天庆观圣祖殿，而焚其赦书伪命，卒不能越泗而南。所试才一郡，而所立如此。许、颍之间猎徒谓之贾大夫云。

淮南谚曰：鸡寒上树，鸭寒下水。验之皆不然。有一媪曰："鸡寒

上距，鸭寒下嘴耳。”上距谓缩一足，下嘴谓藏其喙于翼间。

陈亚诗云：“陈亚今年第及第，满城人贺李衙推。”李乃亚之舅，为医者也。今北人谓卜相之士为巡官。巡官，唐、五代郡僚之名。或谓以其巡游卖术，故有此称。然北方人市医皆称衙推，又不知何谓。

《字说》盛行时，有唐博士耜、韩博士兼，皆作《字说解》数十卷，太学诸生作《字说音训》十卷，又有刘全美者，作《字说偏旁音释》一卷，《字说备检》一卷，又以类相从为《字会》二十卷。故相吴元中试辟雍程文，尽用《字说》，特免省。门下侍郎薛肇明作诗奏御，亦用《字说》中语。予少时见族伯父彦远《和霄字韵诗》云：“虽贫未肯气如霄。”人莫能晓。或叩之，答曰：“此出《字说》霄字，云：凡气升此而消焉。”其奥如此。乡中前辈胡浚明尤酷好《字说》，尝因浴出，大喜曰：“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，《字说》直字云：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。吾力学三十年，今乃能造此地。”近时此学既废，予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。每相见，必谈《字说》，至暮不杂他语；虽病，亦拥被指画诵说，不少辍。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。

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，如李庭邽、张遇以下，皆有之。李黄门邦直在真定，尝寄先左丞以陈赡墨四十笏，尽以为伯祖寿。晚年择取尤精者，作两小箧，常置卧榻，爱护甚至。及下世，右司伯父举箧以付通判叔父，曰：“先入所宝，汝宜谨藏之。”不取一笏也。

承平时，滑州冰堂酒为天下第一，方务德家有其法。

亳州太清宫桧至多。桧花开时，蜜蜂飞集其间，不可胜数。作蜜极香而味带微苦，谓之桧花蜜，真奇物也。欧阳公守亳时，有诗曰：“蜂采桧花村落香。”则亦不独太清而已。

柳子厚诗云：“海上尖山似剑铓，秋来处处割悉肠。”东坡用之云：“割愁还有剑铓山。”或谓可言“割愁肠”，不可但言“割愁”。亡兄仲

高云：“晋张望诗曰：‘愁来不可割’。此‘割愁’二字出处也。”

字所以表其人之德，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，非嫚也。先左丞每言及荆公，只曰介甫。苏季明书张横渠事，亦只曰子厚。

唐道士侯道华喜读书，每语人曰：“天上无凡俗仙人。”此妙语也。仙传载：有遇神仙，得仙乐一部，使献诸朝，曰：“以此为大唐正始之音。”又有僧契虚遇异境，有人谓之曰：“此稚川仙府也。”正始乃年号，稚川乃人字，而其言乃如此，岂道华所谓“凡俗仙人”耶？

崇宁间初兴学校，州郡建学，聚学粮，日不暇给。士人入辟雍，皆给券，一日不可缓，缓则谓之害学政，议罚不少贷。已而置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，所费尤大。朝廷课以为殿最，往往竭州郡之力，仅能枝梧。谚曰：“不养健儿，却养乞儿。不管活人，只管死尸。”盖军粮乏，民力穷，皆不问，若安济等有不及，则被罪也。其后少缓，而神霄宫事起，土木之工尤盛，郡道士无赖，官吏无敢少忤其意。月给币帛、硃砂、纸笔、沉香、乳香之类，不可数计，随欲随给。又久之，而北取燕蓟，调发非常，动以军期为言。盗贼大起，驯至丧乱，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，归明官一州至百余员，通判、钤辖多者至十余员云。

本朝废后入道，谓之“教主”。郭后曰金庭教主，孟后曰华阳教主，其实乃一师号耳。政和后，群黄冠乃敢上道君尊号曰教主，不祥甚矣。孟后在瑶华宫，遂去教主之称，以避尊号。吁，可怪也！

靖康初，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，皆备四时。如节物则春幡、灯球、竞渡、艾虎、云月之类，花则桃、杏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皆并为一景，谓之一年景。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，盖服妖也。

卷三

任元受事母尽孝，母老多疾病，未尝离左右。元受自言：“老母有疾，其得疾之由，或以饮食，或以燥湿，或以语话稍多，或以忧喜稍过。尽言皆朝暮候之，无毫发不尽，五脏六腑中事皆洞见曲折，不待切脉而后知，故用药必效，虽名医不逮也。”张魏公作都督，欲辟之入幕。元受力辞曰：“尽言方养亲，使得一神丹可以长年，必持以遗老母，不以献公。况能舍母而与公军事耶？”魏公太息而许之。

僧法一、宗杲，自东都避乱渡江，各携一笠。杲笠中有黄金钗，每自检视。一伺知之。杲起奏厕，一亟探钗掷江中。杲还，亡钗，不敢言而色变。一叱之曰：“与汝共学了生死大事，乃眷眷此物耶！我适已为汝投之江流矣。”杲展坐具作礼而行。

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，盖始于五胡乱华时。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，固辞之。宣帝大怒，曰：“何物汉子，与官不受！”此其证也。承平日，有宗室名宗汉，自恶人犯其名，谓汉子曰兵士，举宫皆然。其妻供罗汉，其子授《汉书》，宫中人曰：“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，大保请官教点《兵士书》。”都下哄然传以为笑。

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喜栽花酿酒以延客，居于观之东廊。一日，有道人状貌甚伟，款门求见。善谈论，喜作大字，何欣然接之，留数日乃去。未几，有妖人张怀素号落托者谋乱，乃前日道人也。何亦坐系狱，以不知谋得释。自是畏客如虎，杜门绝往还。忽有一道人，亦美风表，多技术，观之西廊。道士曰：“张若水介之来谒。”何大怒曰：“我坐接无赖道人，几死于囹圄，岂敢复见汝耶！”因大骂，阖扉拒之。而此道人盖永嘉人林灵噩也。旋得幸，贵震一时，赐名灵素，平日一饭之恩必厚报之。若水乘驿赴阙，命以道官，至蕊珠殿校籍，视殿修撰，父赠朝

奉大夫，母封宜人。而老何以尝骂之，朝夕忧惧。若水为挥解，且以书慰解之，始少安。观中人至今传笑。

老叶道人，龙舒人。不食五味，年八十七八，平生未尝有疾。居会稽舜山，天将寒，必增屋瓦，补墙壁，使极完固。下帷设帘，多储薪炭，杜门终日，及春乃出。对客庄敬，不肯多语。弟子曰小道人，极愿悫，尝归淮南省亲。至七月望日，邻有住庵僧，召老叶饭。饭已，亟辞归。问其故，则曰："小道人约今日归矣。"僧笑曰："相去二三千里，岂能必如约哉！"叶曰："不然，此子平日未尝妄也。"僧乃送之归。及门，小道人者已弛担矣。予识之已久，每访之，殊无他语。一日，默作意，欲叩其所得，才入门，即引入卧内，烧香，具道其遇师本末，若先知者，亦异矣夫。

韩退之诗云："夕贬潮阳路八千。"欧公云："夷陵此去更三千。"谓八千里、三千里也。或以为歇后，非也。《书》："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。"注云：五千里。《论语》冉有曰："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。"注亦云：六七十里，五六十里也。

秦会之有十客：曹冠以教其孙为门客，王会以妇弟为亲客，郭知运以离婚为逐客，吴益以爱婿为娇客，施全以剚刃为刺客，李季以设醮奏章为羽客，某人以治产为庄客，丁鹭以出入其家为狎客，曹泳以献计取林一飞还作子为说客。初止有此九客耳。秦既死，葬于建康，有蜀人史叔夜者，怀鸡絮，号恸墓前，其家大喜，因厚遗之，遂为吊客，足十客之数。

乡里前辈虞少崔言，得之傅丈子骏云："《洪范》'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'八句，盖古帝王相传以为大训，非箕子语也。至'曰皇极之敷言'，以'曰'发之，则箕子语。"傅丈博极群书，少崔严重不妄。恨予方童子，不能详叩尔。

辛参政企李守福州，有主管应天启运宫内臣武师说，平日郡中待之与监司等。企李初视事，谒入，谓客将曰："此特竖榼耳，待以通判，已是过礼。"乃令与通判同见。明日郡官朝拜神御，企李病足，必扶掖乃能拜。既入，至庭下，师说忽叱候卒退曰："此神御殿也。"企李不为动，顾卒曰："但扶，自当具奏。"雍容终礼。既退，遂奏待罪。朝廷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。

秦会之初赐居第时，两浙转运司置一局曰箔场，官吏甚众，专应副赐第事。自是讫其死，十九年不罢，所费不可胜计。其孙女封崇国夫人者，谓之童夫人，盖小名也。爱一狮猫，忽亡之，立限令临安府访求。及期，猫不获，府为捕系邻居民家，且欲劾兵官。兵官惶恐，步行求猫。凡狮猫悉捕致，而皆非也。乃赂入宅老卒，询其状，图百本，于茶肆张之。府尹因嬖人祈退乃已。其子熺，十九年间无一日不锻酒器，无一日不背书画碑刻之类。

张文潜言："王中父诗喜用助语，自成一体。"予按，韩少师持国亦喜用之，如"酒成岂见甘而坏，花在须知色即空"；"居仁由义吾之素，处顺安时理则然"；"不尽良哉用，空令识者伤"；"用舍时焉耳，穷通命也欤"。

岑参在西安幕府，诗云："那知故园月，也到铁关西。"韦应物作郡时，亦有诗云："宁知故园月，今夕在西楼。"语意悉同，而豪迈闲澹之趣，居然自异。

童贯既有诏诛之命，御史张达明持诏行。将至南雄州，贯在焉。达明恐其闻而引决，则不及正典刑，乃先遣亲事官一人，驰往见贯，至则通谒拜贺于庭。贯问故，曰："有诏遣中使赐茶药，宣诏大王赴阙，且闻已有河北宣抚之命。"贯问："果否？"对曰："今将帅皆晚进，不可委寄，故主上与大臣熟议，以有威望习边事，无如大王者，故有此命。"贯乃大喜，顾左右曰："又却是少我不得。"明日达明乃至，诛之。贯既伏诛，其死所忽有物在地，如水银镜，径三四尺，俄而剑缩不

见。达明复命函贯首自随，以生油、水银浸之，而以生牛皮固函。行一二日，或言胜捷兵有死士欲夺贯首，达明恐亡之，乃置首函于竹轿中，坐其上。然所传盖妄也。

张达明虽早历清显，致位纲辖，然未尝更外任。奉祠居临川，郡守月旦谒之，达明见其驺导，叹曰："人生五马贵。"

阮裕云："非但能言人不可得，正索解人亦不可得。"吕居仁用此意作诗云："好诗正似佳风月，解赏能知已不凡。"

汤岐公自行宫留守出守会稽，朝士以诗送行甚众。周子充在馆中，亦有诗而亡之。岐公以书再求曰："顷蒙赠言，乃为或者藏去。"子充极爱其遣辞之婉。

黄鲁直有日记，谓之《家乘》，至宜州犹不辍书。其间数言信中者，盖范寥也。高宗得此书真本，大爱之，日置御案。徐师川以鲁直甥召用，至翰林学士。上从容问信中谓谁。师川对曰："岭外荒陋无士人，不知何人。或恐是僧耳。"寥时为福建兵钤，终不能自达而死。

范寥言：鲁直至宜州，州无亭驿，又无民居可僦，止一僧舍可寓，而适为崇宁万寿寺，法所不许，乃居一城楼上，亦极湫隘，秋暑方炽，几不可过。一日忽小雨，鲁直饮薄醉，坐胡床，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，顾谓寥曰："信中，吾平生无此快也。"未几而卒。

华州以华山得名，城中乃不见华山，而同州见之。故华人每曰："世间多少不平事，却被同州看华山。"张芸叟守同，尝用此语作绝句，后二句云："我到左冯今一月，何曾得见好孱颜。"盖同州亦登高乃见之尔。

淳化中，命李至、张洎、张佖、宋白修《太祖国史》。久之，仅进《帝纪》一卷而止。咸平中，又命宋白、宋湜、舒雅、吴淑修《太祖国

史》，亦终不成。元丰中，命曾巩独修《五朝国史》，责任甚专，然亦仅进《太祖纪叙论》一篇，纪亦未及进，而恐以忧去，史局遂废。

僧行持，明州人，有高行，而喜滑稽。尝住余姚法性，贫甚，有颂曰："大树大皮裹，小树小皮缠。庭前紫荆树，无皮也过年。"后住雪窦，雪窦在四明，与天童、育王俱号名刹。一日，同见新守，守问天童觉老："山中几僧？"对曰："千五百。"又以问育王谌老，对曰："千僧。"末以问持，持拱手曰："百二十。"守曰："三刹名相亚，僧乃如此不同耶？"持复拱手曰："敝院是实数。"守为抚掌。

处士李璞居寿春县，一日登楼，见淮滩雷雨中一龙腾挐而上。雨霁，行滩上，得一蚌颇大。偶拾视之，其中有龙蟠之迹宛然，鳞鬣爪角悉具。先君尝亲见之。

晏安恭为越州教授，张子韶为佥判。晏美髯，人目之为晏胡。一日，同赴郡集，晏最末至，张戏之曰："来何晏乎？"满座皆笑。

晏景初尚书请僧住院，僧辞以穷陋不可为。景初曰："高才固易耳。"僧曰："巧妇安能作无面汤饼乎？"景初曰："有面则拙妇亦办矣。"僧惭而退。

蜀俗厚。何耕类省试卷中有云："是何道也夫。"道夫，耕字也。初未必有心，耕有时名，会有司亦自奇其文，遂以冠蜀士。士亦皆以得人相贺，而不议其偶近暗号也。师浑甫本名某，字浑浦。既拔解，志高退，不赴省试。其弟乃冒其名以行，不以告浑甫也。俄遂登第，浑甫因以字为名，而字伯浑，人人尽知之。弟仕亦至郡倅，无一人议之者。此事若在闽、浙，讼诉纷然矣。

杜起莘自蜀入朝，不以家行。高庙闻其清修独处，甚爱之。一日因得对，褒谕曰："闻卿出局，即蒲团、纸帐，如一行脚僧，真难及也。"起莘顿首谢。未几，遂擢为谏官。张真父戏之曰："吾蜀人如刘韶

美、冯圜仲及仆，盖皆无妻妾，块然独处，与君等耳。君乃独以此见知得拔擢，何也？当挝登闻鼓诉之。”因相与大笑而罢。起莘方为言事官，而真父戏之如此，虽真父豪气盖一时，亦可见向来风俗之厚。

吴人谓杜宇为“谢豹”。杜宇初啼时，渔人得虾曰“谢豹虾”，市中卖笋曰“谢豹笋”。唐顾况《送张卫尉》诗曰：“绿树村中谢豹啼。”若非吴人，殆不知谢豹为何物也。

徽宗南幸还，至泗州僧伽塔下，问主僧曰：“僧伽旁白衣持锡杖者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是名木义，盖僧伽行者。”上曰：“可赐度牒与披剃。”

宣和中，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，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，且赐以诗曰：“保和殿下荔枝丹，文武衣冠被百蛮。思与近臣同此味，红尘飞鞚过燕山。”

泸州自州治东出芙蕖桥，至大楼曰南定，气象轩豁。楼之右，缭子城数十步，有亭，盖梁子辅作守时所创，正面南下临大江，名曰来风亭。亭成，子辅日枕簟其上，得末疾，归双流。蜀人谓亭名有徵云。

筇竹杖蜀中无之，乃出徼外蛮峒。蛮人持至泸、叙间卖之，一枝才四五钱。以坚润细瘦，九节而直者为上品。蛮人言语不通，郡中有蛮判官者为之贸易。蛮判官盖郡吏，然蛮人慑服，惟其言是听。太不直则亦能群讼于郡庭而易之。予过叙，访山谷故迹于无等佛殿。西庑有一堂，群蛮聚博其上。骰子亦以骨为之，长寸余而匾，状若牌子，折竹为筹，以记胜负。剧呼大笑，声如野兽，宛转毡上，其意甚乐。椎髻獠面，几不类人。见人亦不顾省。时方五月中，皆被毡毳，臭不可迩。

孔安国《尚书序》言：“为隶古定，更以竹简写之。”隶为隶书，古为科斗。盖前一简作科斗，后一简作隶书，释之以便读诵。近有善隶者，辄自谓所书为隶古，可笑也。

宣和间，虽风俗已尚谄谀，然犹趣简便，久之，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。主于笺启，故谓手书为小简，然犹各为一缄。已而或厄于书吏，不能俱达，于是骈缄之，谓之双书。绍兴初，赵相元镇贵重，时方多故，人恐其不暇尽观双书，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单纸，直叙所请而并上之，谓之品字封。后复止用双书，而小简多其幅至十幅。秦太师当国，有谄者尝执政矣，出为建康留守，每发一书，则书百幅，择十之一用之。于是不胜其烦，人情厌患，忽变而为札子，众稍便之。俄而札子自二幅增至十幅，每幅皆具衔，其烦弥甚。而谢贺之类为双书自若。绍兴末，史魏公为参政，始命书吏镂版从邸吏告报，不受双书，后来者皆循为例，政府双书遂绝。然笺启不废，但用一二矮纸密行细书，与札子同，博封之，至今犹然。然外郡则犹用双书也。

元丰中，王荆公居半山，好观佛书，每以故金漆版书藏经名，遣人就蒋山寺取之。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书帖与朋侪往来者。已而苦其露泄，遂有作两版相合，以片纸封其际者。久之，其制渐精，或又以缣囊盛而封之。南人谓之简版，北人谓之牌子。后又通谓之简版，或简牌。予淳熙末还朝，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、阔尺余相往来，谓之手简。简版几废，市中遂无卖者。而纸肆作手简卖之，甚售。

士大夫交谒，祖宗时用门状，后结牒“右件如前谨牒”，若今公文，后以为烦而去之。元丰后，又盛行手刺，前不具衔，止云“某谨上。谒某官。某月日”。结衔姓名，刺或云状。亦或不结衔，止书郡名，然皆手书，苏、黄、晁、张诸公皆然。今犹有藏之者。后又止行门状，或不能一一作门状，则但留语阍人云：“某官来见。”而苦于阍人匿而不告，绍兴初乃用榜子，直书衔及姓名，至今不废。

石藏用名用之，高医也。尝言今人禀赋怯薄，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；非独人也，金石草木之药亦皆比古力弱，非倍用之不能取效。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，群医至为谣言曰：“藏用檐头三斗火。”人或畏之。惟晁之道大喜其说，每见亲友蓄丹，无多寡，尽取食之，或不待告

主人。主人惊骇，急告以不宜多服。之道大笑不顾，然亦不为害。此盖禀赋之偏，他人不可效也。晚乃以盛冬伏石上书丹，为石冷所逼，得阴毒伤寒而死。

予族子相，少服兔丝子凡数年，所服至多，饮食倍常，气血充盛。忽因浴，去背垢者告以背肿。急视之，随视随长，赤焮异常，盖大疽也。适四、五月间，金银藤开花时，乃大取，依良方所载法饮之。两日至数斤，背肿消尽。以此知非独金石不可妄服，兔丝过饵亦能作疽如此，不可不戒。

初虞世字和甫，以医名天下。元符中，皇子邓王生月余，得痫疾，危甚，群医束手，虞世独以为必无可虑。不三日，王薨。信乎医之难也。

佛经戒比丘非时食，盖其法过午则不食也。而蜀僧招客，暮食谓之非时。董仲舒三年不窥园，谓勤苦不游嬉也。馆中著庭有园，每会饭罢，辄相语曰："今日窥园乎？"此二事甚相类。

范丞相觉民，拜参知政事时，历任未尝满一考。

宣和中，百司庶府悉有内侍官为承受，实专其事，长贰皆取决焉。梁师成为秘书省承受，坐于长贰之上。所不置承受者，三省、密院、学士院而已。

赵高为中丞相，龚澄枢为内太师，犹稍与外庭异。童贯真为太师，领枢密院，振古所无。

吴玠守蜀，如和尚原、杀金平、仙人原、潭毒阙之类，皆创为控扼之地，古人所未尝知，可谓名将矣。

蜀孟氏时，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，数百房，皆并蒂。图其状于圣寿寺门楼之东颊壁间，谓之《瑞百合图》，至今尚存。乃知草木之妖，无

世无之。

曹孝忠者，以医得幸。政和、宣和间，其子以翰林医官换武官，俄又换文，遂除馆职。初，蜀人谓气风者为云，画家所谓赵云子是矣。至是京师市人亦有此语。馆中会语及宸翰，或谓曹氏子曰：“计公家富有去汉之章也。”曹忽大怒曰：“尔便云汉！”坐皆惘然，而曹肆骂不已。事闻，复还右选，除阁门官。

宣和末，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，名“错到底”；竹骨扇以木为柄，旧矣，忽变为短柄，止插至扇半，名“不彻头”。皆服妖也。

种彝叔，靖康初以保静节钺致仕，居长安村墅。一夕，旌节有声，甚异，旦而中使至，遂起。五代时，安重诲、王峻皆尝有此异，见《周太祖实录》，二人者皆得祸。彝叔虽自是登枢府，然功名不成，亦非吉兆也。方彝叔赴召时，有华山道人献诗曰：“北蕃群犬窥篱落，惊起南朝老大虫。”

崇宁中，长星出，推步躔度长七十二万里。

卷四

谒丞相，虽三公亦入客次。故相入朝，以经筵或内祠奉朝请；班退，亦与从官同，卷班而出。三公无班，若不秉政，惟立使相班，与贵戚诸人杂立。

故相、前执政入朝，当张盖，史魏公始撤去。见任执政为宣抚使，旧用札子，关三省、枢密院押字而已，王公明参政始改用申状。

百官入殿门，阁门辄仲之曰："那行。"（那去声，若云糯）予去国二十七年复还，朝仪{宀浸}有不同，唯此声尚存。

四川宣抚使置司利州或兴元府，以见任执政为之，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。制置使移文宣抚司，当用申状，而倔强不伏。又以见任执政无用牒之理，于是但为申宣抚某官，不肯申宣抚司。此当拒而不受，或闻之朝廷，而宣抚使依违不能问也。

李公择、孙莘老平时至相亲厚，皆终于御史中丞。元祐五年二月二日，公择卒，三日，莘老卒，先后才一日。

曾子宣以大观元年八月二日卒，其弟子开以三日卒，先后才一日。

蔡京祖某、父准及京，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，三世同忌日。

张文潜三子，秬、秸、和，皆中进士第。秬、秸在陈死于兵，和为陕府教官，归葬二兄，复遇盗见杀，文潜遂亡后，可哀也。

予年十余岁时，见郊野间鬼火至多，麦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，色正青，俄复不见。盖是时去兵乱未久，所谓人血为磷者，信不妄也。今则绝不复见，见者辄以为怪矣。

太母，祖母也，犹谓祖为大父。熙宁、元丰间称曹太皇为太母。元祐中，称高太皇为太母，皆谓帝之祖母尔。元符中谓向太后为太母，绍兴中谓韦太后为太母，则非矣。

宣和末，郑伸自检校太师，忽落检校为真太师，国初以来所无有也。

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，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，故神庙所以养慈圣、光献者，备极隆厚。佾官至中书令，会慈圣上仙，佾解官行服。服阕，当还故官，而官制行使相不带三省长官，例换开府仪同三司，于是特封佾济阳郡王。及薨，追封沂王。外戚封王自佾始。然佾之例，后岂可用哉。

建炎大驾南渡后，每边事危急，则住常程，谓专治军旅，其他皆权止施行。又急则放百司，谓官吏权听自便。幸明州时，吕相欲并从官听自便，高宗不可，乃止。

建炎初，大驾驻跸南京、扬州，而东京置留守司。则百司庶府为二：其一曰“在京某司”，其一曰“行在某司”。其后大驾幸建康、会稽，而六宫往江西，是亦分为二：曰“行在某司”、“行宫某司”。已而大驾幸建康，六宫留临安，则建康为行在，临安为行宫。今东京阻隔，而临安官司犹曰“行在某司”，示不忘恢复也。

郭子仪三十年无缌麻服，人或疑其不然。安厚卿枢密逾二纪无功缌之戚，乃近岁事也。

故都紫霞殿有二金狻猊，盖香兽也。故晏公《冬宴诗》云：“狻猊对立香烟度，䴔䴖交飞组绣明。”今宝玉大弓之盗未得，而奉使至虏庭，率见之，真卿大夫之辱也。

南齐胡谐之谮梁州刺史范柏年于武帝曰：“欲擅一州。”柏年已受

代，帝欲不问。谐之曰："见虎格得而放上山。"于是赐死。绍圣中，谪元祐大臣过岭，吕吉甫闻之，嘻笑曰："捕得黄巢，笞而遣之。"

颜夷仲为少蓬，尚无出身，久之乃赐第，除西掖。

予在严州时，得陆海军节度使印，藏军资库，盖节度使郑翼之所赐印也。翼之南渡后死。

辰、沅、靖州蛮有仡伶，有仡僚，有仡榄，有仡偻，有山傜，俗亦土著，外愚内黠，皆焚山而耕，所种粟豆而已。食不足则猎野兽，至烧龟蛇啖之。其负物则少者轻，老者重，率皆束于背，妇人负者尤多。男未娶者，以金鸡羽插髻；女未嫁者，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。嫁娶先密约，乃伺女于路，劫缚以归。亦忿争叫号求救，其实皆伪也。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，初亦阳怒却之，邻里共劝，乃受。饮酒以鼻，一饮至数升，名钩藤酒，不知何物。醉则男女聚而踏歌。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，手相握而歌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。贮缸酒于树阴，饥不复食，惟就缸取酒恣饮，已而复歌。夜疲则野宿。至三日未厌，则五日，或七日方散归。上元则入城市观灯。呼郡县官曰大官，欲人谓己为足下，否则怒。其歌有曰："小娘子，叶底花，无事出来吃盏茶。"盖《竹枝》之类也。诸蛮惟仡伶颇强，习战斗，他时或能为边患。

童贯平方寇时，受富民献遗。文臣曰"上书可采"，武臣曰"军前有劳"，并补官，仍许磨勘，封赠为官户。比事平，有司计之，凡四千七百人有奇。

吴元中丞相在辟雍，试经义五篇，尽用《字说》，援据精博。蔡京为进呈，特免省赴廷试，以为学《字说》之功。及作相，上章乞复《春秋》科，反攻王氏。徐择之时为左相，语人曰："吴相此举，虽汤、武不能过。"客不解。择之曰："逆取而顺守。"元中甚不能平。

姚平仲谋劫虏寨，饮庙以询种彝叔，彝叔持不可甚坚。及平仲败，

彝叔乃请速再击之，曰：“今必胜矣。”或问：“平仲之举为虏所笑，奈何再出？”彝叔曰：“此所以必胜也”然朝廷方上下震惧，无能用者。彝叔可谓知兵矣。

綦翰林叔厚《谢宫祠表》云：“杂宫锦于渔蓑，敢忘君赐；话玉堂于茆舍，更觉身荣。”时叹其工。又有一表云：“欲挂衣冠，尚低回于末路；未先犬马，傥邂逅于初心。”尤佳。

秘书新省成，徽庙临幸，孙叔诸参政作贺表云：“蓬莱道山，一新群玉之构；勾陈羽卫，共仰六飞之临。”同时无能及者。

钱逊叔侍郎，少时溯汴，舟败溺水，流二十里，遇救得不死，旬日犹苦腰痛，不悟其故。视之，有手迹大如扇，色正青，五指及掌宛然可识，若擎其腰间者。此其所以不死也耶？

辽相李俨作《黄菊赋》，献其主耶律弘基。弘基作诗题其后以赐之，云：“昨日得卿黄菊赋，碎剪金英填作句。袖中犹觉有馀香，冷落西风吹不去。”

会稽法云长老重喜，为童子时，初不识字，因扫寺郎，忽若有省，遂能诗。其警句云：“地炉无火客囊空，雪似杨花落岁穷。拾得断麻缝坏衲，不知身在寂寥中。”程公辟修撰守会稽，闻喜名，一日召之与游蕺山上方院，索诗。喜即吟云：“行到寺中寺，坐观山外山。”盖戏用公辟体也。

吕吉甫在北都，甚爱晁之道。之道方以元符上书谪官，吉甫不敢荐，谓曰：“君才如此，乃自陷罪籍，可惜也。”之道对曰：“咏之无他，但没著文章处耳。”其恃气不挠如此。

晁之道与其弟季比同应举，之道独拔解。时考试官葛某眇一目，之道戏作诗云：“没兴主司逢葛八，贤弟被黜兄荐发。细思堪羡又堪嫌，

一壁有眼一壁瞎。”

张文潜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“耒”，故以为名，而字文潜。

张文潜《虎图诗》云：“烦君卫吾寝，起此蓬荜陋。坐令盗肉鼠，不敢窥白昼。”讥其似猫也。

白乐天有《忠州木莲》诗。予游临邛白鹤山寺，佛殿前有两株，其高数丈，叶坚厚如桂，以仲夏发花，状如芙蕖，香亦酷似。寺僧云：花拆时有声如破竹。然一郡止此二株，不知何自至也。成都多奇花，亦未尝见。

旧制，两省，中书在门下之上，元丰易之。

旧制，丞相署敕皆著姓，官至仆射则去姓。元丰新制，以仆射为相，故皆不著姓。

徐敦立言：往时士大夫家，妇女坐椅子兀子，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。梳洗床、火炉床家家有之，今犹有高镜台，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。或云禁中尚用之，特外间不复用尔。

顷岁驳放秦埙等科名，方集议时，中司误以“驳”为“剥”。众虽知其非，畏中司者护前，遂皆书曰“剥”，可以一笑。

余深罢相，居神州，第中有荔枝，初实绝大而美，名曰亮功红。亮功者，深家御书阁名也。靖康中，深谪建昌军。既行，荔枝不复实。明年，深归，荔枝复如故。乃知世间富贵人皆有阴相之者。

绍圣中，蔡京馆院辽使李俨，盖泛使者，留馆颇久。一日，俨方饮，忽持盘中杏曰：“来未花开，如今多幸。”京即举梨谓之曰：“去虽叶落，未可轻离。”

宣和末，黄安时曰：“乱作不过一二年矣。天使蔡京八十不死，病亟复苏，是将使之身受祸也。天下其能久无事乎！”

唐拾遗耿纬《下邽喜叔孙主簿郑少府见过诗》云：“不是仇梅至，何人问百忧。”苏子由作绩溪令时，有《赠同官》诗云：“归报仇梅省文字，麦苗含穗欲蚕眠。”盖用纬语也。近岁均州版本，辄改为“仇香”。

僧宗昂住会稽能仁寺。有故相寓寺中，已而复相，宗昂被敕住持。郎官马子约题诗法堂壁间曰：“十年衰病卧林泉，鹓鹭群飞竞刺天。黄纸除书犹到汝，固知清世不遗贤。”

慎东美字伯筠，秋夜待潮于钱塘江，沙上露坐，设大酒樽及一杯，对月独饮，意象傲逸，吟啸自若。顾子敦适遇之，亦怀一杯，就其樽对酌。伯筠不问，子敦亦不与之语。酒尽各散去。伯筠工书，王逢原赠之诗，极称其笔法，有曰：“铁索急缠蛟龙僵。”盖言其老劲也。东坡见其题壁，亦曰：“此有何好，但似篾束枯骨耳。”伯筠闻之，笑曰：“此意逢原已道了。”今惟丹阳有《戴叔伦碑》，是其遗迹。

予为福州德宁县主簿，入郡，过罗源县走马岭，见荆棘中有崖石，刻“树石”二大字，奇古可爱。即令从者�除观之，乃“子翁所赏树石”六字，盖苏舜元书也。因以告县令项膺服，善作栏�康护之云。

铜色本黄，古钟鼎彝器大抵皆黄铜耳。今人得之地中者，岁久色变，理自应耳。今郊庙所制，乃以药熏染令苍黑，此何理也？

曾子开封曲阜县子，谢任伯封阳夏县伯。曲阜今仙源县，阳夏今城父县，方疏封时，已无二县矣，司封殆失职也。

蔡京为太师，赐印文曰“公相之印”，因自称“公相”。童贯亦官至太师，都下人谓之“媪相”。

馆职常苦俸薄，而吏人食钱甚厚。周子充作正字时，尝戏曰：“岂

所谓省官不如省吏耶？”都下旧谓馆职为省官，故云。

赵相初除都督中外军事，孙叔诸参政时为学士，当制，请曰：“是虽王导故事，然若兼中外，则虽陛下禁卫三衙皆统之，恐权太重，非防微杜渐之意。”乃改为都督诸路军马。制出，赵乃知之，颇不乐。

吕居仁诗云：“蜡烬堆盘酒过花。”世以为新。司马温公有五字云：“烟曲香寻篆，杯深酒过花。”居仁盖取之也。

茶山先生云：徐师川拟荆公“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”，云“细落李花那可数，偶行芳草步因迟”。初不解其意，久乃得之。盖师川专师陶渊明者也。渊明之诗，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，如“悠然见南山”，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。今云细数落花，缓寻芳草，留意甚矣，故易之。又云：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，如“柴门虽设要常关，云尚无心能出岫。”要字能字，皆非渊明本意也。

傅丈子骏奏事，误称名，退而移文阁门，请弹奏。阁门以殿上语非有司所得闻，不受，子骏乃自劾。诏放罪。

从舅唐仲俊，年八十五六，极康宁。自言少时因读《千字文》有所悟，谓“心动神疲”四字也，平生遇事未尝动心，故老而不衰。

永清军者，贝州也，王则据州叛，既平，改州曰恩州，而削其节镇。及宣和中复幽州，乃建为永清军节度，以命郭药师。药师果亦叛，盖不祥也。

绍圣中，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，子由雷州，刘莘老新州，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。时相之忍忮如此。

鲁直诗有《题扇》“草色青青柳色黄”一首，唐人贾至、赵嘏诗中皆有之。山谷盖偶书扇上耳。至诗中作“吹愁去”，嘏诗中作“吹愁却”，却字为是。盖唐人语，犹云“吹却愁”也。

周子充言：退之《黄陵庙碑》辨“陟方”事，非也。古盖谓适远为陟，《书》曰：“若陟遐必自迩。”犹今人言上路也。岂得云南方地势下耶？

常洳，字子然，河朔人，本农家。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，多不通谱。子然既为御史，一村之人名皆从玉，虽走史铃下皆然，无如之何。子然乃名子曰任、佚、美、向，谓周任、史佚、子美、叔向也，意使人不可效耳。

汤丞相封庆国公，命下，汤公谓此仁宗赐履之国，自天圣以来，无封者，欲请避之。或曰：“何执中尝封庆国公矣。”汤公曰：“执中不知引避，此何足为法哉！”卒辞之，改封岐。

古所谓长夜之饮，或以为达旦，非也。薛许昌《宫词》云：“画烛烧阑暖复迷，殿帷深密下银泥。开门欲作侵晨散，已是明朝日向西。”此所谓长夜之饮也。

王逸少《笔经》曰：“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。”老杜所谓“苔卧绿沉枪”，盖谓是也。

欧阳公、梅宛陵、王文恭集，皆有《小桃》诗。欧诗云：“雪里花开人未知，摘来相顾共惊疑。便当索酒花前醉，初见今年第一枝。”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耳。及游成都，始识所谓小桃者，上元前后即著花，状如垂丝海棠。曾子固《杂识》云：“正月二十间，天章阁赏小桃。”正谓此也。

王定国素为冯当世所知，而荆公绝不乐之。一日，当世力荐于神祖，荆公即曰：“此孺子耳。”当世忿曰：“王巩戊子生，安得谓之孺子！”盖巩之生与天同节同日也。荆公愕然，不觉退立。

汪彦章草赦书，叙军兴征敛，其词云：“八世祖宗之泽，岂汝能

忘；一时社稷之忧，非予获已。”最为精当。人以比陆宣公兴元赦书。然议者谓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，若并道君数之，又不应曰“祖宗”，彦章亦悔之。信乎文之难也。

童汪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，本谓幼而能赴国难耳，非姓童也。翟公巽作童贯告词云“尔祖汪踦”，误也，或云故以戏之。

刘长卿诗曰“千峰共夕阳”，佳句也。近时僧癞可用之云：“乱山争落日。”虽工而窘，不逮本句。

李后主《落花》诗云：“莺狂应有限，蝶舞已无多。”未几亡国。宋子京亦有《落花》诗云：“香随蜂蜜尽，红入燕泥干。”亦不久下世。诗谶盖有之矣。

《隋唐嘉话》云：“崔日知恨不居八座。及为太常卿，于厅事后起一楼，正与尚书省相望，时号崔公望省楼。”又小说载：御史久次不得为郎者，道过南宫，辄回道望之，俗号拗项桥。如此之类，犹是谤语。予读郑畋作学士时《金莺坡上南望》诗，云：“玉晨钟韵上空虚，画戟祥烟拥帝居。极目向南无限地，绿烟深处认中书。”则其意著矣。乃知朝士妄想，自古已然，可付一笑。

今世所道俗语，多唐以来人诗。“何人更向死前休”，韩退之诗也；“林下何曾见一人”，灵澈诗也；“长安有贫者，为瑞不宜多”，罗隐诗也；“世乱奴欺主，年衰鬼弄人。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”，杜荀鹤诗也；“事向无心得”，章碣诗也；“但有路可上，更高人也行”，龚霖诗也；“忍事敌灾星”，司空图诗也；“一朝权入手，看取令行时”，朱湾诗也；“自己情虽切，他人未肯忙”，裴说诗也；“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”，冯道诗也；“在家贫亦好”，戎昱诗也。

汉隶岁久风雨剥蚀，故其字无复锋芒。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笔作隶，自谓得汉刻遗法，岂其然乎？

曾子宣丞相尝排蔡京于钦圣太后帘前。太后不以为然，曾公论不已，太后曰："且耐辛苦。"盖禁中语，欲遣之使退，则曰"耐辛苦"也。京已出太原复留。

赵正夫丞相薨，车驾临幸。夫人郭氏哭拜，请恩泽者三事，其一乃乞于谥中带一"正"字。馀二事皆即许可，惟赐谥事独曰："待理会。"平时徽庙凡言"待理会"者，皆不许之词也。正夫遂谥清宪。

富郑公初请功德院，得敕额曰奉亲。已而乃作两院，共用一名，谓之南奉亲院、北奉亲院。

陈鲁公薨，以其遭际龙飞，又薨于位，与王岐公同，于是诏用岐公元丰末赠典，超赠太师，其他恩数皆视歧公，犹可也，及其家请谥，遂特赐谥曰文恭，盖亦用岐公谥。用他人之谥以为恩数，自古乌有此事哉！

谚有曰"濮州钟"，世不知为何等语。尝有人死，见阴官，濮州人也，问以此，亦不能对。予案：此事见《周世宗实录》。显德六年二月丁丑，幸太清观。先是，乾明门外修太清观成，上闻濮州有大钟，声闻十里，乃命徙之，以赐是观，至是往观焉。

予参成都议幕，摄事汉嘉，一见荔子熟。时凌云山、安乐园皆盛处，纠曹何预元立、法曹蔡迨肩吾皆佳士，日相与同盘桓。薛许昌亦尝以成都幕府来摄郡，未久罢去，故其《荔枝》诗曰："岁杪监州曾见树，时新入座但闻名。"盖恨不及时也。每与二君诵之。

东坡守杭，法外刺配颜巽父子。御史论为不法，累章不已。苏公虽放罪，而颜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。自是豪猾益甚，以药涂盐钞而用，既毁抹，赂主者浸洗之。药尽去而钞不伤，虽老于其事者不能辨。他不法尤众。有司稍按治，辄劫持之曰："某官乃元祐奸党，苏某亲旧，故观望害我。"公形状牒。时治党籍方苛峻，虽临司郡守，得其牒，辄畏

缩，解纵乃已。大观中，胡奕修为提举盐事，会计已毁抹盐钞，得其奸，奏之，黥窜化州，籍没赀产，一方称快。

天下名山，惟华山、茅山、青城山无僧寺。青城十里外有一寺，曰布金，洪水坏之，今复葺于旁里许。

僧可遵者，诗本凡恶，偶以“直待众生总无垢”之句为东坡所赏，书一绝于壁间。继之山中道俗随东坡者甚众，即日传至圆通，遵适在焉，大自矜诩，追东坡至前途。而途中又传东坡《三峡桥》诗，遵即对东坡自言：“有一绝，却欲题《三峡》之后，旅次不及书。”遂朗吟曰：“君能识我汤泉句，我却爱君《三峡》诗。道得可咽不可漱，几多诗将竖降旗。”东坡既悔赏拔之误，且恶其无礼，因促驾去。观者称快。遵方大言曰：“子瞻护短，见我诗好甚，故妒而去。”径至栖贤，欲题所举绝句。寺僧方砻石刻东坡诗，大诟而逐之。山中传以为笑。

卷五

种徵君明逸，既隐操不终，虽骤登侍从，眷礼优渥，然常惧谗嫉。其《寄怀》诗曰："予生背时性孤僻，自信已道轻浮名。中途失计被簪绂，目睹宠辱心潜惊。虽从鹓鸾共班序，常恐青绳微有声。清风满壑石田在，终谢吾君甘退耕。"其忧畏如此。又有《寄二华隐者》诗曰："我本厌虚名，致身天子庭。不终高尚事，有愧少微星。北阙空追悔，西山羡独醒。秋风旧期约，何日去冥冥？"然其后卒遭王嗣宗之辱，可以为轻出者之戒。世传常夷甫晚年悔仕，亦不足多怪也。

宋太素尚书《中酒》诗云："中酒事俱妨，偷眠就黑房。静嫌鹦鹉闹，渴忆荔枝香。病与慵相续，心和梦尚狂。从今改题品，不号醉为乡。"非真中酒者，不能知此味也。

绍兴中，有贵人好为俳谐体诗及笺启，诗云："绿树带云山罨画，斜阳入竹地销金。"《上汪内相启》云："长楸脱却青罗帔，绿盖千层；俊鹰解下绿丝绦，青云万里。"后生遂有以为工者。赖是时前辈犹在，雅正未衰，不然与五代文体何异。此事系时治，忽非细事也。

承平时，鄜州田氏作泥孩儿，名天下，态度无穷，虽京师工效之，莫能及。一对至直十缣，一床至三十千，一床者或五或七也。小者二三寸，大者尺馀，无绝大者。予家旧藏一对卧者，有小字云："鄜畤田濆制。"绍兴初，避地东阳山中，归则亡之矣。

隆兴间，有扬州帅，贵戚也。宴席间语客曰："谚谓三世仕宦，方解着衣吃饭。仆欲作一书，言衣帽酒肴之制，未得书名。"通判鲜于广，蜀人，即对曰："公方立勋业，今必无暇及此。他时功成名遂，均逸林下，乃可成书耳。请先立名曰《逸居集》。"帅不之悟。有牛签判者，京东归正官也，辄操齐音曰："安抚莫信，此是通判骂安抚饱食暖

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是甚言语！”帅为发怒赧面，而通判欣然有得色。

晁子止云：曾见东坡手书《四州环一岛》诗，其间“茫茫太仓中”一句，乃“区区魏中梁”，不知果否。苏季真云：《寄张文潜桄榔杖》诗，初本云“酒半消”，其下云：“江边独曳桄榔仗，林下闲寻荜拨苗。”“盛孝章”又误为“孝标”。已而悟，故尽易之。虽其家所传，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远，恐传之误也。

范致能在成都，尝求亭子名，予曰：“思鲈。”致能大以为佳，时方作墨，即以铭墨背。然不果筑亭也。

临邛夹门镇，山险处，得瓦棺，长七尺，厚几二寸，与今木棺略同，但盖底相反。骨犹不坏。棺外列置瓦器，皆极淳古。时靖康丙午岁也，李知几及见之。

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，每博必大胜，号“松子量”，不知何物语也，亦不知其字云何。李端叔为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。端叔前辈，必有所据。

今官制：光禄大夫转银青，银青转金紫，金紫转特进。五代以前，乃自银青转金紫，金紫转光禄，光禄转特进。据冯道《长乐老序》所载甚详。

庄文太子，初封邓王。予为陈鲁公、史魏公言，邓王乃钱俶归朝后所封；又哲宗之子早薨，亦封邓王，当避此不祥之名。二公曰：“已降诏，俟郊礼改封可也。”庄文竟早世。

东坡《赠赵德麟秋阳赋》云：“生于不土之里，而咏无言之诗。”盖寓“時”字也。

尹少稷强记，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。尝于吕居仁舍人坐上记历

日，酒一行，记两月，不差一字。

肃王与沈元用同使虏，馆于燕山愍忠寺。暇日无卿，同行寺中，偶有一唐人碑，辞皆偶俪，凡三千馀言。元用素强记，即朗诵一再。肃王不视，且听且行，若不经意。元用归，欲矜其敏，取纸追书之。不能记者阙之，凡阙十四字。书毕，肃王视之，即取笔尽补其所阙，无遗者，又改元用谬误四五处，置笔他语，略无矜色。元用骇服。

靖康兵乱，宣和旧臣悉已远窜。黄安时居寿春，叹曰："造祸者全家尽去岭外避地，却令我辈横尸路隅耶！"安时卒死于兵，可哀也。

高宗除丧，予以礼部郎入读祝。至几筵殿，盖帝平日所御处也。殿三间，殊非高大，陈列几席、椸枷之类，亦与常人家不甚相远。犹想见高庙之俭德也。

"夜凉疑有雨，院静似无僧"，潘逍遥诗也。

田登作郡，自讳其名，触者必怒，吏卒多被榜笞。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。上元放灯，许人入州治游观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："本州依例放火三日。"

刘随州诗："海内犹多事，天涯见近臣。"言天下方乱，思见天子而不可得，得天子近臣亦足自尉矣。见天子近臣已足自慰，况又见之于天涯乎！其爱君忧国之意，郁然见于言外。

绍兴间，复古殿供御墨，盖新安墨工戴彦衡所造。自禁中降出双角龙文，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画也。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灶，取西湖九里松作煤。彦衡力持不可，曰："松当用黄山所产，此平地松岂可用！"人重其有守。

祖母楚国夫人，大观庚寅在京师病累月，医药莫效，虽名医如石藏用辈皆谓难治。一日，有老道人状貌甚古，铜冠绯氅，一丫髻童子操长

柄白纸扇从后。过门自言："疾无轻重，一灸立愈。"先君延入，问其术。道人探囊出少艾，取一砖灸之。祖母方卧，忽觉腹间痛甚，如火灼。道人遂径去，曰九十岁。追之，疾驰不可及。祖母是时未六十，复二十馀年，年八十三，乃终。祖母没后，又二十年，从兄子楫监三江盐场，偶饮酒于一士人毛氏，忽见道人，衣冠及童子，悉如祖母平日所言。方愕然，道人忽自言京师灸砖事，言讫遽遁去，遍寻不可得。毛君云：其妻病，道人为灸屋柱十馀壮，脱然愈。方欲谢之，不意其去也。世或疑神仙，以为渺茫，岂不谬哉。

《齐民要术》有咸杬子法，用杬木皮渍鸭卵。今吴人用虎仗根渍之，亦古遗法。

曹咏为浙漕，一日，坐客言徽州汪王灵异者，咏问汪王若为对。有唐永夫者在坐，遽曰："可对曹漕。"咏以为工，遂爱之。曾觌字纯甫，偶归正官萧鹧巴来谒。既退，复一客至，其所狎也。因问曰："萧鹧巴可对何人？"客曰："正可对曾鹑脯。"觌以为嫚己，大怒，与之绝。然"鹧巴"北人实谓之"札八"。

童贯为太师，用广南龚澄枢事故；林灵素为金门羽客，用闽王时谭紫霄故事。呜呼异哉！

元丰间，建尚书省于皇城之西，铸三省印。米芾谓印文背戾，不利辅臣。故自用印以来，凡为相者，悉投窜，善终者亦追加贬削，其免者苏丞相颂一人而已。蔡京再领省事，遂别铸公相之印。其后，家安国又谓省居白虎位，故不利。京又因建明堂，迁尚书省于外以避之。然京亦窜死，二子坐诛，其家至今废。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，亦愚矣哉！

王黼作相，请朝假归咸平焚黄，画舫数十，沿路作乐，固已骇物论。绍兴中，秦熺亦归金陵焚黄，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，不足，择取于浙西一路，凡数百艘，皆穷极丹雘之饰。郡县监司迎饯，数百里

不绝。平江当运河，结彩楼数丈，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，缥缈若在云间，熺处之自若。

秦太师聚王禹玉孙女，故诸王皆用事。有王子溶者，为浙东仓司官属，郡宴必与提举者同席，陵忽玩戏，无不至。提举者事之反若官属。已而又知吴县，尤放肆。郡守宴客，初就席，子溶遣县吏呼伎乐伶人，即皆驰往，无敢留者。上元吴县放灯，召太守为客，郡治乃寂无一人。又尝夜半遣厅吏叩府门，言知县传语，必面见。守醉中狼狈，揽衣秉烛出问之。乃曰："知县酒渴，闻有咸齑，欲觅一瓯。"其陵侮如此。守亟取，遣人遗之，不敢较也。

司马安四至九卿，当时以为善宦，以今观之，则谓之拙宦可也。彼汩丧廉耻，广为道径者，不数年至公相矣，安用四至九卿哉？

蔡京赐第，有六鹤堂，高四丈九尺，人行其下，望之如蚁。

故都里巷间，人言利之小者曰"八文十二"。谓十为谌，盖语急，故以平声呼之。白傅诗曰："绿浪东西南北路，红栏三百九十桥。"宋文安公《宫词》曰："三十六所春宫馆，二月香风送管弦。"晁以道诗亦云："烦君一日殷勤意，示我十年感遇诗。"则诗家亦以十为谌矣。

周宇文护与母阎书曰："受形禀气，皆知母子。谁知萨保如此不孝。"此乃对母自称小名。南齐武帝崩，郁林王即位，明帝谋废立，右仆射王晏尽力相之。从弟思远谓晏曰："兄荷武帝厚恩，一旦赞人如此事，何以自立？"因劝之引决。及晏拜骠骑，谓思远兄恩徵曰："隆昌之末，阿戎劝我自裁。若用其语，岂有今日！"思远曰："如阿戎所见，犹未晚也。"此乃对兄自称小名。毕景儒《幕府燕闲录》载："苏易简安装及第时，与母书，自称岷岷。"亦小名也。从伯父右司，小名马哥，在京师省祖母楚国夫人。出上马矣，楚国偶有所问，自出屏后呼"马哥"。亲事官闻之，白伯父曰："夫人请吏部。"盖此辈亦习闻之也。今吴人子弟稍长，便不欲人呼其小名，虽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。风俗日薄，如此

奈何。

宋白《石烛》诗云："但喜明如蜡，何嫌色似黳。"烛出延安，予在南郑数见之。其坚如石，照席极明。亦有泪如蜡，而烟浓，能熏污帷幕衣服，故西人亦不贵之。

胡基仲尝言："韩退之《石鼓歌》云'羲之俗书趁姿媚'，狂肆甚矣。"予对曰："此诗至云'陋儒编诗不收入，二雅褊迫无委蛇'，其言羲之俗书，未为可骇也。"基仲为之绝倒。

王广津《宫词》云："新睡起来思旧梦，见人忘却道胜常。"胜常犹今妇人言万福也。前辈尺牍有云"尊候胜常"者，胜字当平声读。

拄仗，斑竹为上，竹欲老瘦而坚劲，斑欲微赤而点疏。贾长江诗云："拣得林中最细枝，结根石上长身迟，莫嫌滴沥红斑少，恰是湘妃泪尽时。"善言拄杖者也。然非予有此癖，亦未易赏音。

唐韩翃诗云："门外碧潭春洗马，楼前红烛夜迎人。"近世晏叔原乐府词云："门外绿杨春系马，床前红烛夜呼卢。"气格乃过本句，不谓之剽可也。

张文昌《成都曲》云："锦江近西烟水绿，新雨山头荔枝熟。万里桥边多酒家，游人爱向谁家宿？"此未尝至成都者也。成都无山，亦无荔枝。苏黄门诗云："蜀中荔枝出嘉州，其馀及眉半有不。"盖眉之彭山县已无荔枝矣，况成都乎？

先太傅自蜀归，道中遇异人，自称方五。见太傅曰："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。"遂授道要。施公，睦州桐庐人，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，盖有缘契矣。

张文昌《纱帽》诗云："惟恐被人偷剪样，不曾闲戴出书堂。"皮袭美亦云："借样裁巾怕索将。"王荆公于富贵声色略不动心，得耿天骘宪

竹根冠，爱咏不已。予雅有道冠、拄杖二癖，每自笑叹，然亦赖古多此贤也。

故都时，御炉炭率斫作琴样，胡桃纹，鹁鸽青。高宗绍兴初，巡幸临安，诏严州进炭，止令用土产，勿拘旧制。

东坡自儋耳归，至广州舟败，亡墨四箧，平生所宝皆尽，仅于诸子处得李墨一丸、潘谷墨两丸。自是至毗陵捐馆舍，所用皆此三墨也。此闻之苏季真云。

世言东坡不能歌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。晁以道云："绍圣初，与东坡别于汴上。东坡酒酣，自歌《古阳关》。"则公非不能歌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。

山谷《水仙花》二绝"淡扫蛾眉総一枝"及"只比江梅无好枝"者，见于李端叔集中，然非端叔所及也。贺方回作《王子开挽词》"和璧终归赵，干将不葬吴"者，见于秦少游集中。子开大观己丑卒于江阴，而返葬临城，故方回此句为工，时少游已没十年矣。《水仙花》则不可考，然气格似山谷晚作，不类端叔也。

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，今虽隔在虏境，松楸甚盛，岁时祀享不辍，虏不敢问也。玠谥武安，而梁益间有庙，赐额曰"忠烈"。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。

姚福进者，兕麟之祖也，德顺军人，以挽强名于秦陇间。至今西人谓其族为姚硬弓家。

曲端、吴玠，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，西人为之语曰："有文有武是曲大，有谋有勇是吴大。"端能书，今阆中锦屏山壁间有其书，奇伟可爱。

成都江渎庙北壁外，画美髯一丈夫，据银胡床坐，从者甚众，邦人

云：“蜀贼李顺也。”

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赵谂题字。字既凡恶，语亦浅拙，不知当时何以中第如此之高。盖希时事力抵元祐，故有司不复计其文之工拙也。

永康军导江县迎祥寺有唐女真吴彩鸾书《佛本行经》六十卷。予尝取观之，字亦不甚工，然多阙唐讳。或谓真本，为好事者易去，此特唐经生书耳。

利州武后画像，其长七尺。成都有孟蜀时后妃祠堂，亦极修伟，绝与今人不类。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紫袍寺，僧升椅子举其领犹拂地，两肩有污迹。

老杜《海棕》诗，在左绵，所赋今已不存。成都有一株，在文明厅东廊前，正与制置司签厅门相直。签厅乃故锦官阁。闻潼川尤多，予未见也。

成都石笋，其状与笋不类，乃累叠数石成之。所谓海眼，亦非妄。瑟瑟，至今有得之者。蜀食井盐，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，若荣州则井绝小，仅容一竹筒，真海眼也。石犀在庙之东阶下，亦粗似一犀。正如陕之铁牛，但望之大概似牛耳。石犀一足不备，以他石续之，气象甚古。

承平日，甚重宫观。宣和中，晁以道知成州，有请，吏部报云：“照会本官，历任已曾住宫观，不合再有陈乞。”遂致仕而归。

唐夔州在白帝城，地势险固。本朝太平兴国中，丁晋公为转运使，始迁于瀼西。瀼西地平不可守，又置瞿唐关使，于白帝屯兵，下临瀼西。使有事，宜多置兵，则夔帅不能亲将，指臂倒置；若少置兵则关先不守，夔州必随以破，可谓失策。大抵当时蜀已平，乃移夔州；晋已平，乃移太原，皆不可晓。若使晋、蜀复为豪杰所得，彼能据一国，独不能复徒一城以就形胜耶？若虽有外寇，而其地尚为我有，乃舍险就

易，此何理也。

忠州在陕路，与万州最号穷陋，岂复有为郡之乐？白乐天诗乃云："唯有绿樽红烛下，暂时不似在忠州。"又云："今夜酒醺罗绮暖，被君融尽玉壶冰。"以今观之，忠州那得此光景耶？当是不堪司马闲冷，骤易刺史，故亦见其乐尔。可怜哉。

曾子宣、林子中在密院，为哲庙言："章子厚以隐士帽、紫直摄，系绦见从官，从官皆朝服。其强肆如此。"上曰："彼见蔡京亦敢尔乎？"京时为翰林学士，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，真奸人之雄也。

祖宗故事：命官锁厅举进士者，先所属选官考试所业，通者方听取解。至省试程文纰缪者，勒停；不合格者，亦赎铜放，永不得应举。天圣间，方除前制。然未久，又诏文臣许锁厅两次，武臣只许一次，其严如此。近岁泛许人应博学宏辞，遂有妄以此自称。或假手作所业献礼部，亦许试。而程文缪不可读，亦无以惩之，殆非也。

秦所作郑白二渠，在今京兆府之泾阳，皆以泾水为源。白渠灌泾阳、高陵、栎阳及耀州云阳、三原、富平，凡六县。斗门百七十馀所，今尚存，然多废不治。郑渠所灌尤广袤，数倍于白渠。泾水乃绝深，不能复入渠口，渠岸又多摧圮填淤，比之白渠，尤不可措手矣。

唐人喜赤酒、甜酒、灰酒，皆不可解。李长吉云："琉璃钟，琥珀浓，小槽酒滴真珠红。"白乐天云："荔枝新熟鸡冠色，烧酒初开琥珀香。"杜子美云："不放香醪如蜜甜。"陆鲁望云："酒滴灰香似去年。"

李虚己侍郎，字公受，少从江南先达学作诗，后与曾致尧倡酬。曾每曰："公受之诗虽工，恨哑耳。"虚己初未悟，久乃造入。以其法授晏元献，元献以授二宋，自是遂不传。然江西诸人，每谓五言第三字、七言第五字要响，亦此意也。

沈义伦谥恭惠，其家诉于朝，欲带一“文”字，议者执不可而止。张知白谥文节，御史王嘉言请改谥文正，王孝先为相，亦不肯改。欧阳文忠公初但谥文，盖以配韩文公。常夷甫方兼太常，晚与文忠相失，乃独谓公有定策功，当加忠字，实抑之也。李邦直作议，不能固执，公论非之。当时士大夫相谓曰：“永叔不得谥文公，此谥必留与介甫耳。”其后信然。

本朝进士，初亦如唐制，兼采时望。真庙时，周安惠公起，始建糊名法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。

李允则，真庙时知沧州。虏围城，城中无炮石，乃凿冰为炮，虏解去。近时陈规守安州，以泥为炮，城亦终不可下。

信州龙虎山汉天师张道陵后世，袭虚静先生号，蠲赋役，自二十五世孙乾曜始，时天圣八年也。今黄冠辈谓始于三十二代，非也。又独谓三十二代为张虚静，亦非也。

卷六

太宗朝，胡秘监周甫贬坊州团练副使，擅离徙所，至鄜州谒宋太素尚书，被劾，特置不问。元祐中，陈正，字无己，为徐州教官，亦擅离任至南京别东城先生。谏官弹之，亦不加罪。祖宗优待文士如此。

今上初登极，周丞相草仪注，称“新皇帝”，盖创为文也。

欧阳公记开宝钱文曰“宋通”。予按：周显德钱文曰“周通”，故国初因之，亦曰“宋通”。建隆、乾德中皆然，不独开宝也。至太平兴国以后，乃以年号为钱文，至今皆然。欧公又谓宝元钱文曰“皇宋”。按《实录》所载亦同，然今钱中又有云“圣宋”者，大小钱皆有之。大钱折二，始于熙宁，则此名乃或出于熙宁以后矣。

周世宗时，李景奉正朔，上表自称唐国主，而周称之曰江南国主。国书之制曰：“皇帝致书恭问江南国主。”又发“君”字易“卿”字。至艺祖，于李煜则遂赐诏如藩方矣。仁宗时，册命赵元昊为夏主，盖用江南故事。然亦赐诏，凡言及“卿”字处，即阙之，亦或以“国主”代“卿”字。当时必有定制，然不尽见于国史也。

欧阳文忠公立论《易·系辞》当为《大传》，盖古人已有此名，不始于公也。有黠僧遂投其好，伪作韩退之《与僧大颠书》，引《系辞》谓之《易大传》，以示文忠公。公以合其论，遂为之跋曰：“此宜为退之之言。”予尝得此书石刻，语甚鄙，不足信也。

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，谓之长生库，至为鄙恶。予按：梁甄彬尝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，后赎苎还，于苎束中得金五两，送还之。则此事亦已久矣。庸僧所为，古今一揆，可设法严绝之也。

先君入蜀时，至华之郑县，过西溪。唐昭宗避兵尝幸之。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，澄深可爱。亭曰西溪亭，盖杜工部诗所谓“郑县亭子涧之滨”者。亭旁古松间，支径入小寺，外弗见也。有柟木版揭梁间甚大，书杜诗，笔亦雄劲，体杂颜、柳，不知何人书，墨挺然出版上甚异。或云墨着柟木皆如此。

宗正卿、少卿，祖宗因唐故事，必以国姓为之，然不必宗室也。元丰中，始兼用庶姓。而知大宗正事，设官始于濮安懿王，始权任甚重，颇镌损云。

京师沟渠极深广，亡命多匿其中，自名为“无忧洞”。甚者盗匿妇人，又谓之“鬼樊楼”。国初至兵兴，常有之，虽才尹不能绝也。

祥符东封，命王钦若、赵安仁并判兖州，二公皆见任执政也。庆历初，西鄙未定，命夏竦判永兴，陈执中、范雍知永兴，一州二守，一府三守，不知当时如何分职事。既非长贰，文移书判之类必有程式，官属胥吏何所禀承，国史皆不载，莫可考也。然当时谏官御史不以为非，诸公受之亦不力辞，岂在其时亦为便于事耶？宣和中复幽州，以为燕山府，蔡靖知府，郭药师同知。既增“同”字，则为长贰，与庆历之制不同。

晁以道读《魏书》，以为魏收独无刑祸，既以寿终，又赠司空、尚书左仆射，谥文贞，以此攻韩退之避修史之说。然收死后，竟以史笔多憾于人。齐亡之岁，冢被发，弃骨于外，得祸亦不轻矣。

王荆公父名益，故其所著《字说》无“益”字。苏东坡祖名序，故为人所序皆用“叙”字；又以为未安，遂改作“引”，而谓“字序”曰“字说”。张芸叟父名盖，故表中云：“此乃伏遇皇帝陛下。”今人或效之，非也。

古谓带一为一腰，犹今谓衣为一领。周武帝赐李贤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是也。近世乃谓带为一条，语颇鄙，不若从古为一腰也。

黄巢之入长安，僖宗出境。豆卢瑑、崔沆、刘邺、于琮、裴谂、赵濛、李溥、李汤皆守节，至死不变。郑綦、郑系，义不臣贼，举家自缢而死。以靖康京师之变言之，唐犹为有人也。

晋语"儿"、"人"二字通用。《世说》载桓温行经王大将军墓，望之曰："可儿，可儿。"盖谓"可人"为"可儿"也。故《晋书》及孙绰《与庾亮笺》，皆以为"可人"。又陶渊明不欲束带见乡里小儿，亦是以"小人"为"小儿"耳，故《宋书》云"乡里小人"也。

晋人所谓"不意永嘉之末，复闻正始之音"，永嘉、正始，乃魏、晋年名。胡武平《上吕丞相启》云："手提天铎，锵正始之遗音；梦授神椽，摈夺朱之乱色。"盖不悟正始为年名也。

俗说唐、五代间事，每及功臣，多云"赐无畏"，其言甚鄙浅。予儿时闻之，每以为笑。及观韩偓《金銮密记》云："面处分，自此赐无畏，兼赐金三十两。"又云："已曾赐无畏，卿宜凡事皆尽言，直是鄙俚之言亦无畏。"以此观之，无畏者，许之无所畏惮也。然君臣之间，乃许之无所畏惮，是何义理？必起于唐末耳。

国初，举人对策皆先写策题，然策题不过一二十句。其后策题浸多，而写题如初，举人甚以为苦。庆历初，贾文元公为中丞，始奏罢之。

故事，台官无侍经筵者。贾文元公为中丞。仁祖以其精于经术，特召侍讲迩英，自此遂为故事。秦会之当国时，谏官御史必兼经筵，而其子熺亦在焉。意欲博系击者，辄令熺于经筵侍对时谕之，经筵退，弹文即上。

予与尹少稷同作密院编修官，时陈鲁公、史魏公为左右相。一日，过堂见鲁公，语少款，少稷忽曰"穑便难活，相公面上人。"又云："穑是右相荐，右相面上人。"又云："穑是相公乡人，处处为人关防。"鲁

公笑答云："康伯往年使虏，有李愈少卿者，来迓客，自言汉儿也。云女真、契丹、奚皆同朝，只汉儿不好。北人指曰汉儿，南人却骂作番人。愈之言，无乃与君类耶？"一座皆笑。

吴处厚字伯固，既上书告蔡新州诗事，自谓且显擢。时已为汉阳守，比秩满，仅移卫州。予少时尝见其谢表，曰："今李常已移成都，则馀人次第复用。臣有两子一婿，俱是选人，到处撞见冤仇，何人更肯提挈？"处厚本能文，而表辞鄙浅如此者，意谓太母见之易晓尔。

王黼在翰苑，尝病疫危甚，国医皆束手。二妾曰艳娥、素娥，侍疾坐于足。素娥泣曰："若内翰不讳，我辈岂忍独生？惟当俱死尔。"艳娥亦泣，徐曰："人生死有命，固无可奈何。姊宜自宽。"黼虽昏卧，实俱闻之。既愈，素娥专房燕，封至涉人，艳娥遂辞去。及黼诛，素娥者惊悸，不三日亦死，曩日俱死之言遂验。

蜀老言：绍兴初，漕粟嘉陵，以饷边。每一斛至军中，计其费为七十五斛。席大光、胡承公为帅，始议转船折运，于是费十减六七。向非二公，蜀已大困矣。故至今蜀人谓承公为湖州镜。

王性之记问该洽，尤长于国朝故事，莫不能记。对客指画诵说，动数百千言，退而质之，无一语谬。予自少至老，惟见一人。方大驾南渡，典章一切扫荡无遗，甚至祖宗谥号亦皆忘失，祠祭但称庙号而已。又因讨论御名，礼部申省言："未寻得《广韵》。"方是时，性之近在二百里内，非独博记可询，其藏书数百箧，无所不备，尽护致剡山，当路藐然不问也。

王伯照长于礼乐，历代及国朝议礼之书悉能成诵，亦可谓一时之杰。绍兴末，为太常少卿，迁礼部侍郎，犹兼少卿事，可谓得人。俄坐台评去。近时不惜人才至此。

都下买婢，谓未尝入人家者为一生人，喜其多淳谨也。予在闽中，

与何揩之同阅报状，见新进骤用者，揩之曰："渠是一生人，宜其速进。"予怪而诘之，揩之曰："曾为朝士者，既为人所忌嫉，又多谤，故惟新进者常无患。"盖有激也。

杜诗"夜阑更秉烛"，意谓夜已夜矣，宜睡，而复秉烛，以见久客喜归之意。僧德洪妄云："更当平声读。"乌有是哉！

谢景鱼家有陈无已手简一编，有十馀贴，皆与酒务官托买浮炭者，其贫可知。浮炭者，谓投之水中而浮，今人谓之麸炭，恐亦以投之水中则浮故也。白乐天诗云"日暮半炉麸炭火"，则其语亦已久矣。

四方之音有讹者，则一韵尽讹。如闽人讹"高"字，则谓"高"为"歌"，谓"劳"为"罗"。秦人讹"青"字，则谓"青"为"萋"，谓"经"为"稽"。蜀人讹"登"字，则一韵皆合口。吴人讹"鱼"字，则一韵皆开口，他仿此。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，语音最正，然谓"弦"为"玄"、谓"玄"为"弦"、谓"犬"为"遣"、谓"遣"为"犬"之类，亦自不少。

予游邛州天庆观，有陈希夷诗石刻云："因攀奉县尹尚书水南小酌回，舍辔箱叩松扃，谒高公。茶话移时，偶书二十八字。道门弟子图南上。"其诗云："我谓浮荣真是幻，醉来舍辔谒高公。因聆玄论冥冥理，转觉尘寰一梦中。"末书"太岁丁酉"，盖蜀孟昶时，当石晋天福中也。天庆本唐天师观，诗后有文与可跋，大略云："高公者，此观都威仪何昌一也。希夷从之学锁鼻术。"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衮臣约饭，不能尽记，后卒不暇再到，至今以为恨。

予游大邑鹤鸣观，所谓张天师鹄鸣化也。其东北绝顶，又有上清宫，壁间有文与可题一绝，曰："天气阴阴别作寒，夕阳林下动归鞍。忽闻人报后山雪，更上上清宫上看。"

京口子城西南月观，在城上，或云即万岁楼。京口人以为南唐时节

度使每登此楼西望金陵，嵩呼遥拜，其实非也。《京口记》云晋王恭所作。唐孟浩然有《万岁楼》诗，见集中。

“水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”，王维诗也。权德舆《晚渡扬子江》诗云：“远岫有无中，片帆烟水上。”已是用维语。欧阳公长短句云：“平山阑槛倚晴空，山色有无中。”诗人至是盖三用矣。然公但以此句施于平山堂为宜，初不自谓工也。东坡先生乃云：“记取醉翁语，山色有无中。”则似谓欧阳公创为此句，何哉？

世言荆公《四家诗》后李白，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，恐非荆公之言。白诗乐府外，及妇人者实少，言酒固多，比之陶渊明辈，亦未为过。此乃读白诗不熟者，妄立此论耳。《四家诗》未必有次序，使诚不喜白，当自有故。盖白识度甚浅，观其诗中如“中宵出饮三百杯，明朝归揖二千石”、“揄扬九重万乘主，谑浪赤墀金锁贤”、“王公大人借颜色，金章紫绶来相趋”、“一别蹉跎朝市间，青云之交不可攀”、“归来入咸阳，谈笑皆王公”、“高冠佩雄剑，长揖韩荆州”之类，浅陋有索客之风。集中此等语至多，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，故不深考耳。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，此何足道，遂云：“当时笑我微贱者，却来请谒为交亲。”宜其终身坎壈也。

杜牧之作《还俗老僧》诗云：“雪发不长寸，秋寒力更微。独寻一径叶，犹挈衲残衣。日暮千峰里，不知何日归。”此诗盖会昌寺废佛寺时所作也。又有《斫竹》诗，亦同时作，云：“寺废竹色死，官家宁尔留。霜根渐随斧，风玉尚敲秋。江南苦吟客，何处寄悠悠。”词意凄怆，盖怜之也。至李端叔《还俗道士》诗云：“闻道华阳客，儒衣谒紫微。旧山连药卖，孤鹤带云归。柳市名犹在，桃源梦已稀。还家见鸥鸟，应愧背船飞。”此道士还俗，非不得已者，故直讥之耳。

闻人茂德言：沙糖中国本无之。唐太宗时外国贡至，问其使人：“此何物？”云：“以甘蔗汁煎。”用其法煎成，与外国者等。自此中国方有沙糖。

唐以前书传，凡言及糖者皆糟耳，如糖蟹、糖姜皆是。

汉嘉城西北山麓，有一石洞，泉出其间，时闻洞中泉滴声，良久一滴，清如金石。黄鲁直题诗云：“古人题作东丁水，自古丁东直到今。我为改名方响洞，要知山水有清音。”

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，用九月九日。《杨文公谈苑》云七月七日，误也。

马鞭击猫，筇竹杖击狗，皆节节断折，物理之不可推者也。

亳州出轻纱，举之若无，裁以为衣，真若烟雾。一州惟两家能织，相与世世为婚姻，惧他人家得其法也。云自唐以来名家，今三百馀年矣。

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，曰“罚弗及嗣”，更无他语。此必绍圣、元符间有欲害元祐党人子孙者，故帝书此言，祖宗盛德如此。

故老言：大臣尝从容请幸金明池，哲庙曰：“祖宗幸西池必宴射，朕不能射，不敢出。”又木工杨琪作龙舟，极奇丽。或请一登之，哲庙又曰：“祖宗未尝登龙舟，但临水殿略观足矣。”后勉一幸金明，所谓龙舟，非独不登，亦终不观也。

唐人本谓御史在长安者为西台，言其雄剧，以别分司东都，事见《剧谈录》。本朝都汴，谓洛阳为西京，亦置御史台，至为散地，以其在西京，号西台，名同而实异也。

唐人本以尚书省在大明宫之南，故谓之南省。自建炎军兴，蜀士以险远，许就制置司类试，与省试同。间有愿赴行在省试者，亦听之。蜀士因谓之赴南省，以大驾在东南也。尤非是。

《北户录》云：“广人于山间掘取大蚁卵为酱，名蚁子酱。”按：按

此即《礼》所谓"蚳醢"也，三代以前固以为食矣。然则汉人以蛙祭宗庙，何足怪哉！

祖宗以来至靖康间，文武臣僚罢官，或服阕，或被罪，叙复到阙，皆有期限。如有故，须自陈给假。至建炎初，以军兴道梗，始有三年之限。后有特许从便赴阙，犹降旨云："候边事宁息日依旧。"然遂不复举行矣。

今人书"某"为"厶"，皆以为俗从简便，其实古"某"字也。《谷梁》桓二年："蔡侯、郑伯会于邓。"范宁注曰："邓，厶地。"陆德明《释文》曰："不知其国，故云厶地，本又作某。"

江邻几《嘉祐杂志》言："唐告身初用纸，肃宗朝有用绢者，贞元后始用绫。"予在成都见周世宗除刘仁赡侍中告，乃用纸，在金彦亨尚书之子处。

《嘉祐杂志》云："峨眉雪蛆治内热。"予至蜀，乃知此物实出茂州雪山。雪山四时常有积雪，弥遍岭谷，蛆生其中。取雪时并蛆取之，能蠕动。久之雪消，蛆亦消尽。

会稽镜湖之东，地名东关，有天花寺。吕文靖尝题诗云："贺家湖上天花寺，一一轩窗向水开。不用闭门防俗客，爱闲能有几人来。"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，三面皆民间庐舍，前临一支港，与诗殊不合，岂陵谷之变遽已如此乎？或谓寺本在湖中，后徙于此。

苏叔党政和中至东都，见妓称"录事"，太息语廉宣仲曰："今世一切变古，唐以来旧语尽废，此犹存唐旧为可喜。"前辈谓妓曰酒纠，盖谓录事也。相蓝之东有录事巷，传以为朱梁时名妓崔小红所居。

张真甫舍人，广汉人，为成都帅，盖本朝得蜀以来所未有也。未至前旬日，大风雷，龙起剑南西川门，揭牌掷数十步外，坏"南"字，爪迹

宛然，人皆异之。真甫名震。或为之说曰：元丰末，贡院火，而焦蹈为首魁，当时语曰“火焚贡院状元焦”，无能对者，今当以“雷起谯门知府震”为对。然岁馀，真甫以疾不起。方未病时，府治堂柱生白芝三，谄者谓之玉芝。予按《酉阳杂俎》“芝白为丧”，真甫当之。

自元丰官制，尚书省复二十四曹，繁简绝异。在京师时，有语曰：“吏勋封考，笔头不倒。户度金仓，日夜穷忙。礼祠主膳，不识判砚。兵职驾库，典了 霸。刑都比门，总是冤魂。工屯虞水，白日见鬼。”及大驾幸临安，丧乱之后，士大夫亡失告身、批书者多。又军赏百倍平时，赂贿公行，冒滥相乘，畐军日滋，赋剑愈繁，而刑狱亦众，故吏、户、刑三曹吏胥，人人富饶，他曹寂莫弥甚。吏辈又为之语曰：“吏勋封考，三婆两嫂。户度金仓，细酒肥羊。礼祠主膳，啖齑吃面。兵职驾库，咬姜呷醋。刑都比门，人肉馄饨。工屯虞水，生身饿鬼。”

高宗行幸扬州，郡人李易为状元。次举驻跸临安，而状元张九成亦贯临安。时以为王气所在。方李易唱第时，上顾问：“此人合众论否？”时相对曰：“易乃杨州州学学正，必合众论。”人笑其敷奏之陋。

唐以来，皇子不兼师傅官，以子不可为父师也。其后失于检点，乃有兼者。治平中，贾黯草《东阳郡王颢检校太傅制》，建明其失。自后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师者，悉改为三公。政和中，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之官，而置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，皇子乃复兼师傅，自嘉王楷始。

今参和政事恩数比门下、中书侍郎，在尚书左右丞之上，其议出于李汉老。汉老时为右丞，盖暗省转厅，可径登揆路也。吕丞相元直觉此意，排去之。然自此遂为定制。

蔚蓝乃隐语天名，非可以义理解也。杜子美《梓州金华山》诗云：“上有蔚蓝天，垂光抱琼台。”犹未有害。韩子苍乃云：“水色天光共蔚蓝”，乃直谓天与水之色俱如蓝耳，恐又因杜诗而失之。

胡子远之父，唐安人，家饶财，常委仆权钱，得钱引五千缗，皆伪也。家人欲讼之，胡曰："干仆已死，岂忍使其孤对狱耶？"或谓减其半价予人，尚可得二千馀缗。胡不可，曰："终当误人。"乃取而火之，泰然不少动心。其家暴贵，宜哉。

杜子美《梅雨》诗云："南京西浦道，四月熟黄梅。湛湛长江去，冥冥细雨来。茅茨疏易湿，云雾密难开。竟日蛟龙喜，盘涡与岸回。"盖成都所赋也。今成都乃未尝有梅雨，惟秋半积阴气令蒸溽，与吴中梅雨时相类耳。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？

卷七

熙宁癸丑，华山阜头峰崩。峰下一岭一谷，居民甚众，皆晏然不闻，乃越四十里外平川，土石杂下如簸扬，七社民家压死者几万人，坏田七八千顷，固可异矣。绍兴间，严州大水。寿昌县有一小山，高八九丈，随水漂至五里外，而四傍草木庐舍，比水退，皆不坏，则此山殆空行而过也。

韩魏公家不食蔬，以脯醢当蔬盘，度亦始于近时耳。

曾子宣丞相家，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节，外甥亦或然。或云襄阳魏道辅家世指少一节。道辅之姊嫁子宣，故子孙肖其外氏。

故都残暑，不过七月中旬。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，织竹作盆盎状，贮纸钱，承以一竹焚之。视盆倒所向，以占气候。谓向北则冬寒，向南则冬温，向东西则寒温得中，谓之盂兰盆，盖俚俗老媪辈之言也。又每云："盂兰盆倒则寒来矣。"晏元献诗云："红白薇英落，朱黄槿艳残。家人愁溽暑，计日望盂兰。"盖亦戏述俗语耳。

欧阳公谪夷陵时，诗云："江上孤峰蔽绿萝，县楼终日对嵯峨。"盖夷陵县治下临峡，江名绿萝溪。自此上溯，即上牢关，皆山水清绝处。孤峰者即甘泉寺山，有孝女泉及祠在万竹间，亦幽邃可喜，峡人岁时游观颇盛。予入蜀，往来皆过之。韩子苍舍人《泰兴县道中》诗云："县郭连青竹，人家蔽绿萝。"似因欧公之句而失之。此诗盖子苍少作，故不审云。

秦会之跋《后山集》，谓曾南丰修《英宗实录》，辟陈无己为属。孙仲益书数百字诋之，以为无此事。南丰虽尝预修《英宗实录》，未久即去，且南丰自为吏属，乌有辟官之理，又无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，

故仲益之辨，人多是之。然以予考其实，则二公俱失也。南丰元丰中还朝，被命独修《五朝史实》，许辟其属，遂请秀州崇德县令刑恕为之。用选人已非故事，特从其请，而南丰又援经义局辟布衣徐禧例，乞无已检讨，庙堂尤难之。会南丰上《太祖经叙论》，不合上意，修《五朝史》之意浸缓。未几，南丰以忧去，遂已。会之但误以《五朝史》为《英宗实录》耳，至其言辟无已事，则实有之，有可谓无也。

学士院移文三省名“咨报”，都司移文六曹名“刺”。

前代，夜五更至黎明而终。本朝外延及外郡悉用此制，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终，谓之待旦。盖更终则上御盥栉，以俟明出御朝也。祖宗勤于政事如此。

予儿时见宋修撰匋为先君言：“某艰难中以转饷至行在，时方避虏海道，上大喜，令除待制。吕相元直雅不相乐，乃曰：‘宋匋系直龙图阁，便除待制，太超躐，欲且与修撰。修撰与待制，亦只争一等。候更有劳，除待制不晚。’遂除秘撰。”宋公言之太息曰：“此某命也。”顷予被命修《高宗圣政》及《实录》，见《日历》所载，实有此事。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，此其小小者耳。

高庙驻跸临安，艰难中，每出犹铺沙藉路，谓之黄道，以三衙兵为之。绍兴末内禅，驾过新宫，犹设黄道如平时。明日寿皇出，即撤去，遂不复用。

族伯父彦远言：少时识仲殊长老，东坡为作《安州老人食蜜歌》者。一日，与数客过之，所食皆蜜也。豆腐、面筋、牛乳之类，皆渍蜜食之，客多不能下箸。惟东坡性亦酷嗜蜜，能与之共饱。崇宁中，忽上堂辞众。是夕，闭方太门自缢死。及火化，舍利五色不可胜计。邹忠公为作诗云：“逆行天莫测，雉作渎中经。沤灭风前质，莲开火后形。钵盂残蜜白，炉篆冷烟青。空有谁家曲，人间得细听。”彦远又云：殊少为士人，游荡不羁。为妻投毒羹胾中，几死，啖蜜而解。医言复食肉则

毒发，不可复疗，遂弃家为浮屠。邹公所谓“谁家曲”者，谓其雅工于乐府词，犹有不羁之馀习也。

晏元献为藩郡，率十许日乃一出厅，僚吏旅揖而已。有欲论事，率因亲校转白，校复传可否以出，遂退。吕正献作相及平章军国事时，于便坐接客，初惟一揖，即端坐自若，虽从官亦以次起白。及退，复起一揖，未尝离席。盖祖宗时辅相之尊严如此，时亦不以为非也。

东坡诗云：“大弨一弛何缘彀，已觉翻翻不受檠。”《考工记》：“弓人寒奠体。”注曰：“奠，读为定。至冬胶坚，内之檠中，定往来体。”《释文》：“檠，音景。”《前汉·苏武传》：“武能网纺缴，檠弓弩。”颜师古曰：“檠，谓辅正弓弩，音警。又巨京反。”东坡作平声叶，盖用《汉书》注也。

丰相之于舒信道，邹志完于吕望之，其为人似不类，然相与皆厚甚，不以乡里及同僚故也。相之为中司时，犹力荐信道。志完元符中进用，则实由望之荐也。及以直谏远窜，望之坐荐非其人，褫官。谢表云：“臣之与浩，实匪素交。以其尝备学校之选于先朝，能陈诗赋之非于元祐，比缘荐士，遂取充员。岂期蝼蚁之微，自速雷霆之遣。”其叙陈终不以志完为非，亦不易矣。

《宋白集》有《赐诸道节度观察防团刺史知州以下贺登极进奉诏书》，云：“朕仰承先训，缵嗣丕基。眷命历之有归，想寰区之同庆。卿辍由俸禄，恭备贡输，遥陈称贺之诚，知乃尽忠之节。省览嘉叹，再三在怀。”实真庙登极时诏书也。乃知是时贡物，皆守臣以俸禄自备。今既以库金为贡，而推恩则如故，可谓厚恩矣。

前辈遇通家子弟，初见请纳拜者，既受之，则设席，望其家遥拜其父祖，乃就坐。先君尚行之。

前辈置酒饮客，终席不褫带。毛达可守京口时尚如此。后稍废，然

犹以冠带劝酬，后又不讲。绍兴末，胡邦衡还朝，每与客饮，至劝酒，必冠带再拜。朝士皆笑其异众，然邦衡名重，行之自若。

元丰七年秋宴，神庙举御觞示丞相王岐公以下，忽暴得风疾，手弱觞侧，馀酒沾污御袍。是时京师方盛歌《侧金盏》，皇城司中官以为不祥，有歌者辄收系之，由是遂绝。先楚公进《裕陵挽词》有云：“辂从元朔朝时破，花是高秋宴后萎。”二句皆当时实事也。

天圣、明道间，京师盛歌一曲曰《曹门高》。未几，慈圣太后受册中宫，人以为验矣。其后宣仁与慈圣皆垂箔摄政，而宣仁实慈圣之甥，以故选配英庙，则徵兆之意若曰：“曹门之高，当相继而起也。”何其神哉！

赵相挺之使虏，方盛寒，在殿上。虏主忽顾挺之耳，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，盖阉也。俄持一小玉合子至，合中有药，色正典，涂挺之两耳周匝而去，其热如火。既出殿门，主客者揖贺曰：“大使耳若用药迟，且拆裂缺落，甚则全耳皆坠而无血。”扣其玉合中药为何物，乃不肯言，但云：“此药市中亦有之，价甚贵，方匕直钱数千。某辈早朝遇极寒，即涂少许。吏卒辈则别有药，以狐溺调涂之，亦效。”

辽人刘六符，所谓刘燕公者，建议于其国，谓：“燕、蓟、云、朔，本皆中国地，不乐属我。非有以大收其心，必不能久。”虏主宗真问曰：“如何可收其心？”曰：“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，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。”虏主曰：“如国用何？”曰：“臣愿使南朝，求割关南地，而增戍阅兵以胁之。南朝重于割地，必求增岁币。我托不得已受之。俟得币，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。”宗真大以为然，卒用其策得增币。而他大臣背约，才以币之十二减赋，民固已喜。及洪基嗣立，六符为相，复请用元议。洪基亦仁厚，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，减燕、云租赋。故其后虏政虽乱，而人心不离，岂可谓虏无人哉！

仁宗皇帝庆历中尝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字，曰：“南北两朝永通

和好。”会六符知贡举，乃以“两朝永通和好”为赋题，而以“南北两朝永通和好”为韵，云：“出南朝皇帝御飞白书。”六符盖为虏画策增岁赂者，然其尊戴中国尚尔如此，则盟好中绝，诚可惜也！

王荆公素不乐滕元发、郑毅夫，目为“滕屠”、“郑酤”。然二公资豪迈，殊不病其言。毅夫为内相，一日送客出郊，过朱亥冢，俗谓之屠儿原者，作诗云：“高论唐虞儒者事，卖交负国岂胜言。凭君莫笑金槌陋，却是屠酤解报恩。”

予幼岁侍先君避乱东阳山中，有北僧年五十馀，戆朴无能，自言沈相义伦裔孙，携遗像及告身诏敕甚备。且云义伦之后，惟己独存，欲诉于朝，求一官还俗。不知竟何往也。

《诗正义》曰：“络纬鸣，懒妇惊。”宋子京《秋夜》诗云：“西风已飘上林叶，北斗直挂建章城。人间底事最堪恨，络纬啼时无妇惊。”其妙于用事如此。

孙少述一字正之，与王荆公交最厚。故荆公《别少述》诗云：“应须一曲千回首，西去论心有几人。”又云：“子今此去来何时，后有不可谁予规？”其相与如此。及荆公当国，数年不复相闻，人谓二公之交遂睽。故东坡诗云：“蒋济谓能来阮籍，薛宣真欲吏朱云。”刘舍人贡父诗云：“不负与公《遂初赋》，更传中散《绝交书》。”然少述初不以为意也。及荆公再罢相归，过高沙，少述适在焉。亟往造之，少述出见，惟相劳苦及吊元泽之丧，两公皆自忘其穷达。遂留荆公置酒共饭，剧谈经学，抵暮乃散。荆公曰：“退即解舟，无由再见。”少述曰：“如此更不去奉谢矣。”然惘惘各有惜别之色。人然后知两公之未易测也。

杭僧思聪，东坡为作《字说》者，大观、政和间，挟琴游梁，日登中贵人之门。久之，遂还俗，为御前使臣。方其将冠巾也，苏叔党因浙僧入都送之诗曰：“试诵《北山移》，为我招琴聪。”诗至已无及矣。参寥政和中老矣，亦还俗而死，然不知其故。

陶渊明《游斜川》诗，自叙辛丑岁年五十。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，盖与渊明同甲子也。是岁得园于许昌西湖上，故名之曰小钭川云。

夏文庄，初谥文正，刘原父持以为不可，至曰："天下谓竦邪，而陛下谥之正。"遂改今谥。宋子京作祭文，乃曰："惟公温厚粹深，天与其正。"盖谓夏公之正，天与之，而人不与。当时自有此一种议论。故张文定甚恶石徂徕，诋之甚力，目为狂生。东坡《议学校贡举状》云："使孙复、石介尚在，则迂阔矫诞之士也，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？"其言亦有自来。欧公作《王洙源叔参政墓志》曰："夏竦卒，天子以东宫恩赐谥文献。洙为知制诰，封还曰：'此僖祖谥也。'于是太常更谥文庄。"与他书异。

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、拾，字书皆有之，正是三字；或读作七南反耳。柒字，晋、唐人书或作漆，亦取其同音也。

三舍法行时，有教官出《易》义题云："乾为金，坤又为金，何也？"诸生乃怀监本《易》至帘前请云："题有疑，请问。"教官作色曰："经义岂当上请？"诸生曰："若公试，固不敢。今乃私试，恐无害。"教官乃为讲解大概。诸生徐出监本，复请曰："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。若监本，则坤为釜也。"教授皇恐，乃谢曰："某当罚。"即输罚，改题而止。然其后亦至通显。

老杜《哀江头》云："黄昏胡骑尘满城，欲往城南忘城北。"言方皇惑避死之际，欲往城南，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。然荆公集句，两篇皆作"欲往城南望城北。"或以为舛误，或以为改定，皆非也。盖所传本偶不同，而意则一也。北人谓向为望，谓欲往城南，乃向城北，亦皇惑避死，不能记南北之意。

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，言诸晁读杜诗："稚子也能赊"，"晚来幽独恐伤神"，"也"字、"恐"字，皆作去声读。

蜀人石耆公言："苏黄门尝语其侄孙在庭少卿曰：《哀江头》即《长恨歌》也。《长恨》冗而凡，《哀江头》简而高。"在庭曰："《常武》与《桓》二诗，皆言用兵，而繁简不同，盖此意乎？"黄门摇手曰："不然。"

姓"但"者，音若"檀"。近岁有岭南监司曰但中庸是也。一日，朝士同观报状，见岭南郡守以不法被劾，朝旨令但中庸根勘。有一人辄叹曰："此郡守必是权贵所主。"问："何以知之？"曰："若是孤寒，必须痛治，此乃令但中庸根勘，即是有力可知。"同坐者无不掩口。其人悖然作色曰："拙直宜为诸公所笑！"竟不悟而去。

今人解杜诗，但寻出处，不知少陵之意，初不如是。且如《岳阳楼》诗："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"此岂可以出处求哉？纵使字字寻得出处，去少陵之意益远矣。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，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。如《西昆酬倡集》中诗，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，便以为追配少陵，可乎？且今人作诗，亦未尝无出处，渠自不知，若为之笺注，亦字字有出处，但不妨其为恶诗耳。

寿皇时，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，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。分数旋取旨，盖酒户大小已尽察矣。

韩魏公声雌，文潞公步碎。相者以为二公若无此二事，皆非人臣之相。

庆历中，河北道士贾众妙善相，以为曾鲁公脊骨如龙，王荆公目睛如龙，盖人能得龙之一体者，皆贵穷人爵。见豫章黄庠手曰："左手得龙爪，虽当魁天下而不仕，若右手得之，则贵矣。"庠果为南省第一，不及廷对而死。

俞秀老紫芝，物外高人，喜歌讴，醉则浩歌不止。故荆公赠之诗

曰："鲁山眉宇人不见，只有歌辞来向东。借问楼前蹋于捻，何如云卧唱松风。"又云："暮年要与君携手，处处相烦作好歌。"不知者以为赋诗也。紫芝之弟清老，欲为僧，荆公名之曰紫琳，因手简目之为琳公，然清老卒未尝祝发也。

临江萧氏之祖，五代时仕于湖南，为将校，坐事当斩，与其妻亡命焉。王捕之甚急。将出境，会夜阻水，不能去，匿于人家灖槽中。湘湖间谓"灖"为"笕"。天将旦，有扣笕语之曰："君夫妇速去，捕者且至矣。"因亟去，遂得脱。卒不知告者何人，以为神物，乃世世奉祀，谓之笕头神。今参政照邻，乃其后也。

晁以道《明皇打球图》诗："宫殿千门白昼开，三郎沈醉打球回。九龄已老韩休死，明日应无谏疏来。"又《张果洞》诗云："怪底君王惭汉武，不诛方士守轮台。"皆伟论也。

欧阳公《早朝》诗云："玉勒争门随仗入，牙牌当殿报班齐。"李德刍言："自昔朝仪，未尝有牙牌报班齐之事。"予考之，实如德刍之说。问熟于朝仪者，亦惘然以为无有。然欧阳公必不误，当更博考旧制也。

王荆公所赐玉带，阔十四掐，号玉抱肚，真庙朝赵德明所贡。至绍兴中，王氏犹藏之。曾孙奉议郎始复进入禁中。

舅氏唐居正（意），文学气节为一时师表。建炎初，避兵武当山中。病殁，遗文散落，无复存者，独《滁州汉高帝庙碑阴》尚存，今录于此："滁之西曰丰山，有汉高帝庙。或云汉诸将追项羽，道经此山。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为高帝生日，远近毕集，荐肴觞焉。某尝从太守侍郎曾，祷雨于庙，因读庭中刻石，始知昔人相传，盖以五月十七为高帝忌日。按：《汉书》，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，五月丙寅葬长陵（注：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）。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，又非忌日也。以历推之，自上元甲子之岁，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（是年岁在丙午），凡积一百九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年，二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五

百九十一月，七亿七百二十四万六千八十五日。以法除之，算外得五月朔己酉，十七日乙丑。则丙寅葬日，乃十八日也。班固记汉初北平侯张苍所有《颛帝历》晦朔、月见、弦望、满亏，多非是。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。夫日食必于朔，而此食于晦，则先一日矣。岂非丙寅乃当时十七日乎？不然，岁月久，传者失之也。遂以告，公命书其碑阴。绍圣二年五月旦记。”

剑门关皆石无寸土，潼关皆土无拳石。虽皆号天下险固，要之潼关不若剑门。然自秦以来，剑门亦屡破矣，险之不可恃如此。

曾子宣丞相，元丰间帅庆州。未至，召还；至陕府，复还庆州，往来潼关。夫人魏氏作诗戏丞相曰：“使君自为君恩厚，不是区区爱华山。”

南丰曾氏享先，用节羹、馸鹅、刞粥。建安陈氏享先，用肝串子、猪白割、血羹、肉汁。皆世世守之，富贵不加，贫贱不废也。

苏子由晚岁游许昌贾文元公园，作诗云：“前朝辅相终难得，父老咨嗟今亦无。”盖谓方仁祖时，士大夫多议文元，然自今观之，岂易得哉？其感慨如此。

卷八

国初尚《文选》，当时文人专意此书，故草必称“王孙”，梅必称“驿使”，月必称“望舒”，山水必称“清晖”。至庆历后，恶其陈腐，诸作者始一洗之。方其盛时，士子至为之语曰：“《文选》烂，秀才半。”建炎以来，尚苏氏文章，学者翕然从之，而蜀士尤盛。亦有语曰：“苏文熟，吃羊肉。苏文生，吃菜羹。”

蜀人见人物之可夸者，则曰“呜呼”，可鄙者，则曰“噫嘻”。

秦丞相晚岁权尤重，常有数卒，皂衣持梃立府门外，行路过者稍顾视謦欬，皆呵止之。尝病告一二日，执政独对，既不敢他语，惟盛推秦公勋业而已。明日入堂，忽问曰：“闻昨日奏事甚久。”执政惶恐，曰：“某惟诵太师先生勋德，旷世所无。语终即退，实无他言。”秦公嘻笑曰：“甚荷。”盖已嗾言事官上章。执政甫归，阁子弹章副本已至矣。其忮刻如此。

兴元褒城县产砒石，不可胜计，与凡土石无异，虽数十百担，亦可立取。然其性酷烈，有大毒，非置瓦窑中煅三过，不可用。然犹动能害人，尤非他金石之比。《千金》有一方，用砒石辅以干姜、乌头之类，名匈奴露宿丹，其酷烈可想见也。

阴平在今文州，有桥曰阴平桥。淳熙初，为郡守者大书立石于桥下曰：“邓艾取蜀路。”过者笑之。

建炎三年春，车驾仓卒南渡，驻跸于杭。有侍臣召对者，既对，所陈札子首曰：“恭惟陛下岁二月东巡狩，至于钱塘。”吕相颐浩见之，笑曰：“秀才家，识甚好恶！”

淳熙中，黄河决入汴。梁、宋间欢言，谓之天水来。天水，国姓也。遗民以为国家恢复之兆。

史魏公自少保六转而至太师，中间近三十年，福寿康宁，本朝一人而已。文潞公自司空四转，蔡太师自司空三转，秦太师自少保两转而已。

郑康成自为书戒子益恩，其末曰："若忽忘不识，亦已焉哉！"此正孟子所谓"父子之间不责善"也。盖不责善，非不示于善也，不责其必从耳。陶渊明《命子》诗曰："夙兴夜寐，愿尔斯才。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！"用康成语也。

自唐至本朝，中书门下出敕，其敕字皆平正浑厚。元丰后，敕出尚书省，亦然。崇宁间，蔡京临平寺额作险劲体，"来"长而"力"短，省吏始效之相夸尚，谓之"司空敕"，亦曰"蔡家敕"，盖妖言也。京败，言者数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类，偶不及蔡家敕。故至今敕字蔡体尚在。

东坡海外诗云："梦中时见作诗孙。"初不解。在蜀见苏山藏公墨迹《叠韵竹》诗，后题云"寄作诗孙符"，乃知此句为仲虎发也。

绍兴末，谢景思守括苍，司马季思佐之，皆名伋。刘季高以书与景思曰："公作守，司马九作倅，想郡事皆如律令也。"闻者绝倒。

东坡《牡丹》诗云："一朵妖红翠欲流。"初不晓"翠欲流"为何语。及游成都，过木行街，有大署市肆曰"郭家鲜翠红紫铺。"问士人，乃知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。东坡盖用乡语云。蜀人又谓糊窗曰"泥窗"，花蕊夫人《宫词》云："红锦泥窗绕四廊。"非曾游蜀，亦所不解。

东坡先生《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》有云："皋陶为士，将杀人，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"梅圣俞为小试官，得之以示欧阳公。公

曰："此出何书？"圣俞曰："何须出处！"公以为皆偶忘之，然亦大称叹。初欲以为魁，终以此不果。及揭榜，见东坡姓名，始谓圣俞曰："此郎必有所据，更恨吾辈不能记耳。"及谒谢，首问之，东坡亦对曰："何须出处。"乃与圣俞语合。公赏其豪迈，太息不已。

宋白尚书诗云："《风》《骚》坠地欲成尘，春锁南宫入试频。三百俊才衣似雪，可怜无个解诗人。"又云："对花莫道浑无过，曾为常人举好诗。"大抵宋诗虽多疵颣，而语意绝有警拔者，故其自负如此。

白乐天诗云："四十著绯军司马，男儿官职未蹉跎。""一为州司马，三见岁重阳。"本朝太宗时，宋太素尚书自翰苑谪鄜州行军司马，有诗云："鄜州军司马，也好画为屏。"又云："官为军司马，身是谪仙人。"盖此音"司"字作入声读。

故事：谪散官虽别驾司马，皆封赐如故。故宋尚书在鄜畤诗云："经时不巾栉，慵更佩金鱼。"东坡先生在儋耳，亦云"鹤发惊全白，犀围尚半红"是也。至司户参军，则夺封赐。故世传寇莱公谪雷州，借录事参军绿袍拜命，袍短才至膝。又予少时，见王性之曾夫人言，曾丞相谪廉州司户，亦借其侄绿袍拜命云。

绍兴十六七年，李庄简公在藤州，以书寄先君，有曰："某人汲汲求少艾，求而得之，自谓得计。今成一聚枯骨，世尊出来，也救他不得。""一聚枯骨"，出《神仙传·老子篇》。"某人"者，前执政，留守金陵，暴得疾卒，故云。

张邦昌既死，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，于所在州勘支。曾文清公为广东漕，取其券缴奏，曰："邦昌在古，法当族诛，今贷与之生足矣，乃加横恩如此，不知朝廷何以待伏节死事之家？"诏自今勿与。予铭文清墓，载此事甚详，及刻石，其家乃削去，至今以为恨。

韩魏公罢政，以守司徒兼侍中、镇安武胜军节度使。公累章牢辞，

至以为恐开大臣希望僭忒之阶。遂改淮南节度使。元丰间，文潞公亦加两镇，引魏公事辞，卒亦不拜。绍兴中，张俊、韩世忠乃以捍虏有功，拜两镇，俄又加三镇。二人皆武臣，不知辞。当时士大夫为之语曰："若加一镇，即为四镇，如朱全忠矣，奈何！"

大驾初驻跸临安，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凑，又创立官府，扁榜一新。好事者取以为对曰；"钤辖诸道进奏院，详定一司敕令所"，"王防御契圣眼科，陆官人遇仙风药"，"干湿脚气四斤丸，偏正头风一字散"，"三朝御裹陈忠翊，四世儒医陆太丞"，"东京石朝议女婿，乐驻泊乐铺西蜀"，"费先生外甥，寇保义卦肆"，如此凡数十联，不能尽记。

高庙谓："端砚如一段紫玉，莹润无瑕乃佳，何必以眼为贵耶。"晁以道藏砚必取玉斗样，喜其受墨汁多也。每曰："砚若无池受墨，则墨亦不必磨，笔亦不必点，惟可作枕耳。"

吕吉甫问客："苏子瞻文辞似何人？"客揣摩其意，答之曰："似苏秦、张仪。"吕笑曰："秦之文高矣，仪固不能望，子瞻亦不能也。"徐自诵其表语云："面折马光于讲筵，延辩韩琦之奏疏。"甚有自得之色，客不敢问而退。

陈师锡家享仪，谓冬至前一日为"冬住"，与岁除夜为对，盖闽音也。予读《太平广记》三百四十卷有《卢顼传》云："是夕，冬至除夜。"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，亦谓之除夜。《诗·唐风》"日月其除"。除音直虑反。则所谓"冬住"者，"冬除"也。陈氏传其语，而失其字耳。

老杜《寄薛三郎中》诗云："上马不用扶，每扶必怒嗔。"东坡《送乔仝》诗云："上山如飞嗔人扶。"皆言老人也。盖老人讳老，故尔。若少壮者，扶与不扶皆可，何嗔之有。

宣和末，有巨商舍三万缗，装饰泗洲普照塔，焕然一新。建炎中，商归湖南，至池州大江中。一日晨兴，忽见一塔十三级，水上南来。金

碧照耀，而随波倾蕿，若欲倒者。商举家及舟师人人见之，皆惊怖诵佛。既渐近，有僧出塔下，举手揖曰：“元是装塔施主船。淮上方火灾，大师将塔往海东行化去。”语未竟，忽大风作，塔去如飞，遂不见。未几，乃闻塔废于火。舒州僧广勤与商船同行，亲见之。

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言，扬州东市塔影忽倒，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。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。予在福州见万寿塔，成都见正法塔，蜀州见天目塔，皆有影，亦皆倒也。然塔之高如是，而景止三二尺，织悉皆具。或自天窗中下，或在廊庑间，亦未易以理推也。

唐彦猷《砚录》言：“青州红丝石砚，覆之以匣，数日墨色不干。经夜即其气上下蒸濡，着于匣中，有如雨露。”又云：“红丝砚必用银作匣。”凡石砚若置银匣中，即未干之墨气上腾，其墨乃着盖上。久之，盖上之墨复滴砚中，亦不必经夜也。铜锡皆然，而银尤甚，虽漆匣亦时有之，但少耳。彦猷贵重红丝砚，以银为匣，见其蒸润，而未尝试他砚也。

贺方回状貌奇丑，色青黑而有英气，俗谓之贺鬼头。喜校书，朱黄未尝去手。诗文皆高，不独攻长短句也。潘邠老《赠方回》诗云：“诗束牛腰藏旧稿，书讹马尾辨新鲢。”有二子，曰房、曰廪。于文，“房”从方，“廪”从回，盖寓父字于二子名也。

翟耆年字伯寿，父公巽参政之子也。能清言，工篆及八分。巾服一如唐人，自名唐装。一日往见许鄗彦周。彦周菠髻，着犊鼻裤，蹑高屐出迎，伯寿愕然。彦周徐曰：“吾晋装也，公何怪。”

元祐七年，哲庙纳后，用五月十六日法驾出宣德门行亲迎之礼。初，道家以五月十六日为天地合日，夫妇当异寝，违犯者必夭死，故世以为忌。当时太史选定，乃谓人主与后犹天地也，故特用此日。将降诏矣，皇太妃持以为不可，上亦疑之。宣仁独以为此语俗忌耳，非典礼所载，遂用之。其后诏狱既兴，宦者复谓：“若废后可弭此祸。”上意亦不

可回矣。

政和以后，斜封墨敕盛行，乃有以寺监长官视待制者，大抵皆以非道得之。晁叔用以谓“视待制”可对“如夫人”，盖为清议贬黜如此。又往往以特恩赐金带，朝路混淆，然犹以旧制不敢坐狨。故当时谓横金无狨鞯，与阁门舍人等耳。

聂山、胡直孺同为都司，一日过堂，从容为蔡京言道流之横。京慨然曰：“君等不知耳，淫侈之风日炽，姑以斋醮少间之，不暇计此曹也。”京之善文过如此。

蔡京赐第，宏敞过甚。老疾畏寒，幕皛不能御，遂至无设床处，惟扑水少低，间架亦狭，乃即扑水下作卧室。

秦熺作状元时，蔡京亲吏高叚犹在，谓人曰：“看他秦太师，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。”叚当蔡氏盛时，官至拱卫大夫，领青州观察使。靖康台评所谓厮养官为横行是也。有王俞者，与之同列，官亦相等。靖康间，俞停废，叚犹以武功大夫为浙东副总管，遂终其身，不复褫削。议者亦置之，或自有由也。

沈存中辨鸡舌香为丁香，亹亹数百言，竟是以意度之。惟元魏贾思勰作《齐民要术》，第五卷有合香泽法，用鸡舌香，注云：“俗人以其似丁子，故谓之丁子香。”此最的确，可引之证，而存中反不及之，以此知博洽之难也。

颜延年作《靖节徵士诔》云：“徽音远矣，谁箴予阙？”王荆公用此意作《别孙少述》诗：“子今去此来何时，后有不可谁予规？”青出于蓝者也。

先君读山谷《乞猫》诗，叹其妙。晁以道侍读在坐，指“闻道猫奴将数子”一句，问曰：“此何谓也？”先君曰：“老杜云‘暂止啼鸟将数

子’，恐是其类。”以道笑曰：“君果误矣。《乞猫诗》‘数’字当音色主反。‘数子’谓猫狗之属多非一子，故人家初生畜必数之曰：‘生几子’。‘将数子’犹言‘将生子’也，与杜诗语同而意异。”以道必有所据，先君言当时偶不叩之以为恨。

翟公巽参政，靖康初召为翰林学士。过泗州，谒僧伽像，见{髟须}忽涌出长寸许，问他人，皆不见，怪之。一僧在旁曰：“公虽召还，恐不久复出。”公扣之，曰：“{髟须}出者，须出也。”果验。

唐人诗中有曰无题者，率杯酒狎邪之语，以其不可指言，故谓之无题，非真无题也。近岁吕居仁、陈去非亦有曰无题者，乃与唐人不类，或真亡其题，或有所避，其实失于不深考耳。

翟公巽参政守会稽日，命工塑真武像。既成，熟视曰：“不似，不似。”即日毁之别塑，今告成观西庑小殿立像是也。道士贺仲清在旁亲见之，而不敢问。

古所谓揖，但举手而已。今所谓喏，乃始于江左诸王。方其时，惟王氏子弟为之。故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，人问“诸王何如？”答曰：“见一群白项乌，但闻唤哑哑声。”即今喏也。

荆公诗云：“闭户欲推愁，愁终不肯去。”刘宾客诗云：“与老无期约，到来如等闲。”韩舍人子苍取作一联云：“推愁不去还相觅，与老无期稍见侵，。比古句盖益工矣。

四月十九日，成都谓之浣花遨头，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。倾城皆出，锦绣夹道。自开岁宴游，至是而止，故最盛于他时。予客蜀数年，屡赴此集，未尝不晴。蜀人云：虽戴白之老，未尝见浣花日雨也。

明州护圣长老法扬，藏其祖郑舍人向所得仁庙东宫日《回贺岁旦书》，称“皇太子某状”，用太子左春坊之印。舍人是时犹为馆职也。

汤岐公初秉政，偶刑寺奏牍有云“生人妇”者。高庙问：“此问法否？”秦益公云：“法中有夫妇人与无夫者不同。”上素喜岐公，顾问曰：“古亦有之否？”岐公曰：“古法有无，臣所不能记。然‘生人妇’之语，盖出《三国志·杜畿传》。”上大惊，乃笑曰：“卿可谓博记矣。”益公阴刻，独谓岐公纯笃不忌也。

北方民家，吉凶辄有相礼者，谓之白席，多鄙俚可笑。韩魏公自枢密归邺，赴一姻家礼席，偶取盘中一荔枝，欲啖之。白席者遽唱言曰：“资政吃荔枝，请众客同吃荔枝。”魏公憎其喋喋，因置不复取。白席者又曰：“资政恶发也，却请众客放下荔枝。”魏公为一笑。“恶发”，犹云怒也。

唐自相辅以下，皆谓之京官，言官于京师也。其常参者曰常参官，未常参者曰未常参官。国初以常参官预朝谒，故谓之升朝官，而未预者曰京官。元丰官制行，以通直郎以上朝预宴坐，仍谓之升朝官，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。凡条制及吏牍，止谓之承务郎以上，然俗犹谓之京官。

唐所谓丞郎，谓左右丞、六曹侍郎也。尚书虽序左右丞上，然亦通谓之丞郎，犹今言侍从官也。俗又谓之两制，指内制而言，然非翰苑。西掖亦曰两制，正如丞郎之称。契丹僭号，有高坐官，亦侍从之比。坐字本犯御嫌名。或谓丞郎为左右丞、中书门下侍郎，亦非也。

《唐高祖实录》：武德二年正月甲子，下诏曰：“释典微妙，净业始于慈悲；道教冲虚，至德去其残暴。况乎四时之禁，毋伐麛卵；三驱之礼，不取顺从。盖欲敦崇仁惠，蕃衍庶物，立政经邦，咸率斯道。朕祗膺灵命，抚遂群生，言念亭育，无忘鉴昧。殷帝去网，庶踵前修；齐正舍牛，实符本志。自今每年正月、五月、九月十直日，并不得行刑。所在公私，宜断屠杀。”此三长月断屠杀之始也。唐大夫如白居易辈，盖有遇此三斋月，杜门谢客，专延缁流作佛事者。今法至此月亦减去食羊钱，盖其遗制。

卷九

蜀父老言：王小皤之乱，自言“我土锅村民也，岂能霸一方”？有李顺者，孟大王之遗孤。初，蜀亡，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，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，有片纸在其中，书曰：“国中义士，为我养之。”人知其出于宫中，因收养焉，顺是也，故蜀人惑而从之。未几，小皤战死，众推顺为主，下令复姓孟。及王师薄城，城且破矣，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，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，皆就府治削发，衣僧衣。晡后分东西两门出。出尽，顺亦不知所在，盖自髡而遁矣。明日，王师入城，捕得一髯士，状颇类顺，遂诛之，而实非也。有带御器械张舜卿者，因奏事，密言：“臣闻顺已逸去，所献首非也。”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，叱出将斩之，已而贷之，亦坐免官。及真庙天禧初，顺竟获于岭南。初欲诛之于市，且令百官贺。吕文靖为知杂御史，以为不可，但即狱中杀之。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。蜀人又谓：顺逃至荆渚，入一僧寺，有僧熟视曰：“汝有异相，当为百日偏霸之主，何自在此？汝宜急去，今年不死，尚有数十年寿。”亦可怪也。又云方顺之作，有术士拆顺名曰：“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，安能久也。”如朝而败。

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，平太原，降为并州，废旧城，徙州于榆次。今太原则又非榆次，乃三交城也。城在旧城西北三百里，亦形胜之地。本名故军，又尝为唐明镇。有晋文公庙，甚盛。平太原后三年，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。从之。于是徙晋文公庙，以庙之故址为州治。又徙阳曲县于三交，而榆次复为县。国史所载颇略。方承平时，太原为大镇，其兴废人人能知之，故史亦不备书。今陷没几七十年，遂有不可详者矣。

唐小说载：有人路逢奔马入都者，问何急如此。其人答曰：“应不求闻达科。”本朝天圣中，初置贤良方正等六科，许少卿监以上奏举，自应者亦听，俄又置高蹈丘园科，亦许自于所在投状求试，时以为笑。

予少时为福州宁德县主簿，提刑樊茂实以职状举予曰：“有声于时，不求闻达。”后数月，再见之，忽问曰：“何不来取奏状？”予笑答之，曰：“恐不称举词，故不敢。”茂实亦笑，顾书吏促发奏，然予竟不投也。

成都士大夫家法严。席帽行范氏，自先世贫而未仕，则卖白龙丸，一日得官，止不复卖。城北郭氏卖豉亦然。皆不肯为市井商贾，或举货营利之事。又士人家子弟，无贫富皆着芦心布衣，红勒帛狭如一指大，稍异此则共嘲笑，以为非士流也。

《周礼》蝈氏注云：“蝈，今御所食蛙也。”《汉书·霍光传》亦有“丞相擅减少宗庙羔菟蛙”。此何等物，而汉人以供玉食及宗庙之荐耶？古今事不同如此。

真宗御集有《苑中赏花》诗十首，内一首《龙柏花》。李文饶《平泉山居草木记》有“蓝田之龙柏”，宋子京又有《真珠龙柏》诗，刘子仪、晁以道、朱希真亦皆有此作。予长于江南，未尝见也。或云本出鄜、坊间。

舒焕尧文，东坡公客，建炎中犹在。有子为湖南一县尉，遇盗烧死，尧文年九十矣，忧悸得病而卒。

陈无已子丰，诗亦可喜，晁以道集中有《谢陈十二郎诗卷》是也。建炎中，以无已故，特命官。李邺守会稽，来从邺作摄局。邺降虏，丰亦被系累而去，无已之后遂无在江左者。丰亦不知存亡，可哀也。

刘道原壮舆，载世藏书甚富。壮舆死，无后，书录于南康军官库。后数年，胡少汲过南康，访之，已散落无余矣。

行在百官，以祠事致斋于僧寺，多相与遍游寺中，因游旁近园馆，或斋于道宫亦然。按：张文昌《僧寺宿斋诗》云：“晚到金光门外寺，

寺中新竹隔帘多。斋官禁与僧相见，院院开门不得过。”乃知唐斋禁之严如此。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。

韩子苍诗，喜用“拥”字，如“车骑拥西畴”、“船拥清溪尚一樽”之类。出于唐诗人钱起“城隅拥归骑”也。

政和神霄玉清万寿宫，初止改天宁万寿观为之，后别改宫观一所，不用天宁。若州城无宫观，即改僧寺。俄又不用宫观，止改僧寺。初通拨赐产千亩，已而豪夺无涯。西京以崇德院为宫，据其产一万二千亩，赁舍钱、园利钱又在其外。三泉县以不隶州，特置。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，髒髒日张，至宣和末方已。

天下神霄，皆赐威仪，设于殿帐座外，面南。东壁，从东第一架六物：曰锦伞、曰绛节、曰宝盖、曰珠幢、曰五明扇、曰旌；从东第二架六物：曰丝拂、曰幡、曰鹤扇二、曰金钺、曰如意；西壁，从东第一架六物：曰如意、曰玉斧、曰鹤扇二、曰幡、曰丝拂；西壁，从东第二架曰旌、曰五明扇、曰珠幢、曰宝盖、曰绛节、曰锦伞。东南经兵火，往往不复在。蜀中多徒于天庆观圣祖殿，今犹有存者。

神霄以长生大帝君、青华帝君为主，其次曰蓬莱灵海帝君、西元大帝君、东井大帝君、西华大帝君、清都大帝君、中黄大帝君。又有左右仙伯，东西台吏，二十有二人，绘于壁。又有韩君丈人，祀于侧殿，曰此神霄帝君之高宾也。其说皆出于林灵素、张虚白、刘炼。

天禧中，以王捷所作金宝牌赐天下。至宣和末，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，名曰神霄宝轮。知常言其法以水炼之成金，可镇分野兵饥之灾。时宣和七年秋也，遣使押赐天下。太常方下奉安宝轮仪制，而虏寇已渡矣。

本朝康保裔，真庙时为高阳关都部署。契丹入寇，战死。祖志忠，后唐明宗时讨王都战死。父再遇，太祖时为将，讨李筠战死。三世皆死

国事。

天圣初，宋元宪公在场屋日，梦魁天下。故事，四方举人集京师，当入见，而宋公姓名偶为众人之首，礼部奏举人宋郊等，公大恶之，以为梦徵止此矣，然其后卒为大魁。绍兴初，张子韶亦梦魁天下，比省试，类榜坐位图出，其第一人则张九成也。公殊怏怏。及廷试，唱名亦冠多士，与元宪事正同。

王冀公自金陵召还，不降诏，止于茶药合中赐御飞白“王钦若”三字，而中使口传密旨，冀公即上道。至国门，辅臣以下皆未知。政和中，蔡太师在钱塘，一日中使赐茶药，亦于合中得大玉，环径七寸，色如截肪。京拜赐，即治行。后二日，诏至，即日起发。二事略相似，然非二人者，必无此事也。

《孙策传》：张津常着绛帕头。帕头者，巾帻之类，犹今言幞头也。韩文公云“以红帕首”，已为失之。东坡云“绛帕蒙头读道书”。增一“蒙”字，其误尤甚。

贵臣有疾宣医及物故敕葬，本以为恩，然中使挟御医至，凡药必服，其家不敢问，盖有为医所误者。敕葬则丧家所费，至倾竭赀货，其地又未必善也。故都下谚曰：“宣医纳命，敕葬破家。”庆历中，始有诏：“已降指挥敕葬，而其家不愿者听之。”西人云：“姚麟敕葬乃绝地，故其家遂衰。”

范文正公喜弹琴，然平日止弹《履霜》一操，时人谓之范履霜。

韩子苍《和钱逊叔诗》云：“叩门忽送铜山句，知是赋诗人姓钱。”盖唐诗人钱起赋诗以姓为韵，有“铜山许铸钱”之句。

抚州紫府观真武殿像，设有六丁六甲神，而六丁皆为女子像。黄次山书殿榜曰：“感通之殿。”感通乃醴泉观旧名（至和二年十二月赐

名），而像设亦醴泉旧制也。

东坡先生在中山作《戚氏乐府词》最得意，幕客李端叔三百四十余字，叙述甚备。欲刻石传后，为定武盛事，会谪去，不果，今乃不载集中。至有立论排诋，以为非公作者，识真之难如此哉。

予在成都，偶以事至犀浦，过松林甚茂，问驭卒："此何处？"答曰："师塔也。"盖谓僧所葬之塔。于是乃悟杜诗"黄师塔前江水东"之句。

南朝词人谓文为笔，故《沈约传》云："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笔，约兼而有之。"又《庾肩吾传》，梁简文《与湘东王书》，论文章之弊曰："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。"又曰："谢朓、沈约之诗，任眆、陆倕之笔。"《任眆传》又有"沈诗"、"任笔"之语。老杜《寄贾至严武》诗云："贾笔论孤愤，严诗赋几篇。"杜牧之亦云："杜诗韩笔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抓。"亦袭南朝语尔。往时诸晁谓诗为诗笔，亦非也。

东蒙盖终南山峰名。杜诗云："故人昔隐东蒙峰，已佩含景苍精龙。故人今居子午谷，独在阴崖结茅屋。"皆长安也。种明《东蒙新居诗》亦云："登遍终南峰，东蒙最孤秀。"南士不知，故注杜诗者妄引颛臾为东蒙主，以为鲁地。

绍兴初，程氏之学始盛，言者排之，至讥其幅巾大袖。胡康侯力辨其不然，曰："伊川衣冠，未尝与人异也。"然张文潜元祐初《赠赵景平主簿诗》曰："明道新坟草已春，遗风犹得见门人。定知鲁国衣冠异，尽戴林宗折角巾。"则是自元祐初，为程学者幅巾已与人异矣。衣冠近古，正儒者事，讥者固非，辨者亦未然也。

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，其家以元祐党人及元符上书籍记，不许入国门者数人，之道其一也。尝于郑、洛道中，遇降羌，作诗云："沙场尺

棰致羌浑，玉陛俱承雨露恩。自笑百年家凤阙，一生肠断国西门。”方是时，士大夫失职如此，安得不兆乱乎？

郑介夫喜作诗，多至数千篇。谪英州，遇赦得归，有句云：“未言路上舟车费，尚欠城中酒药钱。”绝似王元之也。

元祐初，苏子由为户部侍郎，建言：“都水监本三司之河渠案，将作监本三司之修造案，军器监本三司之甲胄案。三司，今户部也，而三监乃属工部。请三监皆兼隶户部。凡有所为，户部定其事之可否，裁其费之多寡，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，程其作之迟速。”朝廷从其言，为立法。及绍圣中，以为害元丰官制，罢之。建中靖国中，或欲复从元祐，已施行矣，时丰相之为工部尚书，独持不可，曰：“设如都水监塞河，军器监造军器，而户部以为不可则已矣，若以为可，则并任其事可也。今若户部吝其费裁损之，乃令工部任河之决塞。器之利钝，为工部者不亦难乎？”议遂寝。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，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，可谓贤矣。

徽宗尝乘轻舟泛曲江，有宫嫔持宝扇乞书者。上揽笔亟作草书一联云：“渚莲参法驾，沙鸟犯钩陈。”俄复取笔涂去“犯钩陈”三字，曰：“此非佳语。”此联实李商隐《陈宫诗》，亦不祥也。李耕道云。

东坡在黄州时，作《西捷诗》曰：“汉家将军一丈佛，诏赐天闲八尺龙。露布朝驰玉关塞，捷烽夜到甘泉宫。似闻指麾筑上郡，已觉谈笑无西戎。放臣不见天颜喜，但觉草木皆春容。”一丈佛者，王中正也。以此诗为非东坡作耶，气格如此，孰能办之？以为果东坡作耶，此老岂誉王中正者？盖刺之也。以《三百篇》言之，“君子偕老”是矣。

南朝谓北人曰伧父，或谓之虏父。南齐王洪轨，上谷人，事齐高帝，为青冀二州刺史，励清节，州人呼为虏父使君。今蜀人谓中原人为虏子，东坡诗“久客厌虏馔”是也，因目北人仕蜀者为虏官。晁子止为三荣守，民有讼资官县尉者，曰：“县尉虏官，不通民情。”子止为穷治

之，果负冤。民既得直，拜谢而去。子止笑谕之曰："我亦虏官也，汝勿谓虏官不通民情。"闻者皆笑。

绍兴末，予见陈鲁公。留饭，未食，而杨郡王存中来白事，鲁公留予便坐而见之。存中方不为朝论所与，予年少，意亦轻之，趋幕后听其言。会鲁公与之言及边事，存中曰："士大夫多谓当列兵淮北，为守淮计，即可守，因图进取中原；万一不能支，即守大江未晚。此说非也。士惟气全乃能坚守，若俟其败北，则士气已丧，非特不可守淮，亦不能守江矣。今据大江之险，以老彼师，则有可胜之理。若我师克捷，士气已倍，彼奔溃不暇，然后徐进而北，则中原有可取之理。然曲折尚多，兵岂易言哉！"予不觉太息曰："老将要有所长。"然退以语朝士，多不解也。

东坡在岭海间，最喜读陶渊明、柳子厚二集，谓之南迁二友。予读宋白尚书《玉津杂诗》，有云："坐卧将何物？陶诗与柳文。"则前人盖有与公暗合者矣。

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，惟西京富郑公园中一株，挺然独立，高四丈，围三尺余，花大如杯，旁无所附。宣和初，景华苑成，移植于芳林殿前，画图进御。

政和、宣和间，妖言至多。织文及缬帛，有遍地桃冠，有并桃香，有佩香曲，有赛儿，而道流为公卿受箓。议者谓：桃者，逃也；佩香者，背乡也；赛者，塞也；箓者，戮也。蔡京书神霄玉清万寿宫及玉皇殿之类，玉字旁一点，笔势险急。有道士观之曰："此点乃金笔，而锋芒侵王，岂吾教之福哉？"侍晨李德柔胜之亲闻其言，尝以语先君。又林灵素诋释教，谓之"金狄乱华"。当时"金狄"之语，虽诏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，或以为灵素前知金贼之祸，故欲废释氏以厌之。其实亦妖言耳。

近世士大夫多不练故事，或为之语曰："上若问学校法制，当对

曰："有刘士祥在。"问典礼因革，当对曰："有齐闻韶在。"士祥、闻韶，盖国子监太常寺老吏也。史院有窃议史官者，曰："史官笔削有定本，个个一样。"或问何也，曰："将吏人编出《日历》中，'臣僚上言'字涂去'上'字，其后'奉圣旨依'字亦涂去，而从旁注'从之'二字，即一日笔削了矣。"

政和后，道士有赐玉方符者，其次则金方符，长七寸，阔四寸，面为符，背铸御书曰："赐某人，奉以行教。有违天律，罪不汝贷。"结于当心，每斋醮则服之。会稽天宁万寿观有老道士卢浩真者，尝被金符之赐。予少时亲见之。

世传《唐吕府君敕葬碑》。吕名惠恭，僧大济之父。大济，代宗时内道场僧也，官至殿中监，故惠恭赠官为兖州刺史，而官为营葬。宣和中，会稽天宁观道士张若水官为蕊珠殿校籍，赠其父为朝奉大夫，母封宜人。尝见其母赠诰云："嘉其教子之勤，宠以宜家之号。"诗人林子来亦有《赠道官万大夫焚黄诗》诗。然二人者，品秩犹未高，若林灵素以侍晨，恩数视执政，则赠官必及三代矣。大抵当时道流，滥恩不可胜载，中更丧乱，史皆不得书，此偶因事见之耳。

北都有魏博书度使田绪《遗爱碑》，张弘靖书；何进滔《德政碑》，柳公权书，皆石刻之杰也。政和中，梁左丞子美为尹，皆毁之，以其石刻新颁《五礼新仪》。

近世名士：李泰发（光），一字泰定；晁以道（说之），一字伯以；潘义荣（良贵），一字子贱；张全真（守），一字子固；周子充（必大），一字洪道；芮国器（烨），一字仲蒙；林黄中（栗），一字宽夫；朱元晦（熹），一字仲晦。人称之，多以旧字，其作文题名之类必从后字，后世殆以疑矣。

王荆公熙宁初召还翰苑。初侍经筵之日，讲《礼记》"曾参易箦"一节，曰："圣人以义制礼，其详见于床笫之间。君子以仁行礼，其勤至

于垂死之际。姑息者，且止之辞也，天下之害，未有不由于且止者也。”此说不见于文字，予得之于从伯父彦远。

卷十

世多言白乐天用“相”字，多从俗语作思必切，如“为问长安月，如何不相离”是也。然北人大抵以“相”字作入声，至今犹然，不独乐天。老杜云：“恰似春风相欺得，夜来吹折数枝花。”亦从入声读，乃不失律。俗谓南人入京师，效北语，过相蓝，辄读其榜曰大厮国寺，传以为笑。

中贵杨戬，于堂后作一大池，环以廊庑，扃牜 周密。每浴时，设浴具及澡豆之属于池上，乃尽屏人，跃入池中游泳，卒移时而出，人莫得窥，然但谓其性喜浴于池耳。一日，戬独寝堂中，有盗入其室，忽见床上乃一蛤蟆，大可一床，两目如金，光彩射人。盗为之惊仆，而蛤蟆已复变为人，乃戬也。起坐握剑，问曰：“汝为何人？”盗以实对。戬掷一银香球与之曰：“念汝迫贫，以此赐汝，切勿为人言所见也。”盗不敢受，拜而出。后以他事系开封狱，自道如此。

庙讳同音。“署”字常恕反，“树”字如遇反，然皆讳避，则以为一字也。《北史·杜弼传》：“齐神武相魏时，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：‘取署字。’子炎读‘署’为‘树’，神武怒其犯讳，杖之。”则“署”与“树”音不同，当时虽武人亦知之，而今学士大夫乃不能辨。方嘉祐、治平之间，朝士如宋次道、苏子容辈，皆精于字学，亦不以为言，何也？

东坡素知李廌方叔。方叔赴省试，东坡知举，得一卷子，大喜，手批数十字，且语黄鲁直曰：“是必吾李廌也。”及拆号，则章持致平，而廌乃见黜。故东坡、山谷皆有诗在集中。初，廌试罢归，语人曰：“苏公知举，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。”及后黜，廌有乳母年七十，大哭曰：“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，它日尚奚望？”遂闭门睡，至夕不出。发壁视之，自缢死矣。廌果终身不第以死，亦可哀也。

杨文公云："岂朝游岱之魂，遂协生桑之梦。"世以其年四十八，故称其用"生桑之梦"为切当，不知"游岱之魂"出《河东记》韦齐休事，亦全句也。

闽中有习左道者，谓之明教。亦有《明教经》，甚多刻版摹印，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。烧必乳香，食必红蕈，故二物皆翔贵。至有士人宗子辈，众中自言："今日赴明教斋。"予尝诘之："此魔也，奈何与之游？"则对曰："不然，男女无别者为魔，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。明教，妇人所作食则不食。"然尝得所谓《明教经》观之，诞谩无可取，真俚俗习妖妄之所为耳。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："此亦明教也。"不知信否。偶读徐常侍《稽神录》云："有善魔法者，名曰明教。"则明教亦久矣。

芰，菱也。今人谓卷荷为罢荷。罢，立也。卷荷出水面，亭亭植立，故谓之罢荷。或作爸，非是。白乐天《池上早秋诗》云："荷爸绿参差，新秋水满池。"乃是言荷及菱二物耳。

蔡太师作相时，衣青道衣，谓之太师青。出入乘棕顶轿子，谓之太师轿子。秦太师作相时，裹头巾，当面偶作一折，谓之"太师错"；折样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，馀作疏棂，谓之太师窗。

张魏公有重望，建炎以来置左右相多矣，而天下独目魏公为张右相；丞相带都督亦数人，而天下独目魏公为张都督，虽夷狄亦然。然魏公隆兴中再入，亦止于右相领都督，乃知有定数也。

东坡《绝句》云："梨花澹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阑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"绍兴中，予在福州，见何晋之大著，自言尝从张文潜游，每见文潜哦此诗，以为不可及。余按杜牧之有句云："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谁此凭阑干。"东坡固非窃牧之诗者，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，何文潜爱之深也，岂别有所谓乎？聊记之以俟识者。

今人谓后三日为“外后日”，意其俗语耳。偶读《唐逸史·裴老传》，乃有此语。裴，大历中人也，则此语亦久矣。

严州建德县有崇胜院，藏天圣五年内降札子设道场云：“皇太后赐银三十两，皇太妃施钱二十贯，皇后施钱十贯，朱淑仪施钱五贯。”有仁庙飞白御书，今皆存。盖院有僧尝际遇真庙，召见赐衣及香烛故也。犹可想见祖宗恭俭之盛。予在郡初不闻，迫代归，始如之，不及刻石，至今为恨。

徐敦立侍郎颇好谑，绍兴末，尝为予言：“柳子厚《非国语》之作，正由平日法《国语》为文章，看得熟，故多见其疵病。此俗所谓没前程者也。”予曰：“东坡公在岭外特喜子厚文，朝夕不去手，与陶渊明并称二友。及北归，与钱济明书，乃痛诋子厚《时令》、《断刑》、《四维》、《贞符》诸篇，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。岂亦由朝夕白绎耶？恐是《非国语》之报。”敦立为之抵掌绝倒。

蔡攸初以淮康节领相印，徽宗赐曲宴，因语之曰：“相公公相子。”盖是时京为太师，号公相。攸即对曰“人主主人翁”。其善为谐给如此。

白乐天云：“微月初三夜，新蝉第一声。”晏元宪云：“绿树新蝉第一声。”王荆公云：“去年今日青松路，忆似闻蝉第一声。”三用而愈工，信诗之无穷也。

苏子容诗云：“起草才多封卷速，把麻人众引声长。”苏子由诗云：“明日白麻传好语，曼声微绕殿中央。”盖昔时宣制，皆曼延其声，如歌咏之状。张天觉自小凤拜右揆，有旨下阁门，令平读，遂为故事。

蔡元长当国时，士大夫问轨革，往往画一人戴草而祭，辄指之曰：“此蔡字也，必由其门而进。”及童贯用事，又有画地上奏乐者，曰：“土上有音，童字也。”其言亦往往有验。及二人者废，则亦无复占

得此卦。绍兴中，秦会之专国柄，又多画三人，各持禾一束，则又指之曰："秦字也。"其言亦颇验。及秦氏既废，亦无复占得此卦矣。若以为妄，则绍兴中如黑象辈畜书数百册，对人检之，予亲见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间，亦未易测也。

祖宗时，有知枢密院及同知、签署之类。治平后，避讳改曰签书。政和以后，宦者用事，辄改内侍省都都知曰知内侍省事，都知曰同知内侍省事，押班曰签书内侍省事，盖僭视密院也。建炎中，始复旧。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，自结衔曰知天枢院事，亦有称同知、签书者，又可一笑也。

《考工记》"弓人"注云："，亦黏也；音职。"今妇人发有时为膏泽所黏，必沐乃解者，谓之，正当用此字。

司马侍郎朴陷虏后，妾生一子于燕，名之曰通国，实取苏武胡妇所生子之名名之，而国史不书，其家亦讳之。

太祖开国，虽追尊僖祖以下四庙，然惟宣祖、昭宪皇后为大忌，忌前一日不坐，则太祖初不以僖祖为始祖可知。真宗初，罢宣祖大忌。祥符中，下诏复之。然未尝议及僖祖，则真宗亦不以僖祖为始祖可知。今乃独尊僖祖，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余年，太祖尚不正东向之位，恐礼官不当久置不议也。

兴国中，灵州贡马，足各有二距。其后灵州陷于西戎。宣和中，燕山府贡马亦然，而北虏之祸遂作。

周越《书苑》云：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，八分破而隶书出，隶书悖而行书作，行书狂而草书圣。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。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，自欧阳公始。

太宗时史官张洎等撰太祖史，凡太宗圣谕及史官采摭之事，分为朱

墨书以别之，此国史有朱墨本之始也。元祐、绍圣皆尝修《神宗实录》。绍圣所修既成，焚元祐旧本，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。久之，内侍梁师成家乃有朱墨本，以墨书元祐所修，朱书绍圣所修，稍稍传于士大夫家。绍兴初，赵相鼎提举再撰，又或以雌黄书之，目为黄本。然世罕传。

先太傅庆历中赐紫章服，赴阁门拜赐，乃涂金鱼袋也。岂官品有等差欤？

史丞相言高庙尝临《兰亭》，赐寿皇于建邸。后有批字云："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。"盖两宫笃学如此。世传智永写《千文》八百本，于此可信矣。

晋人避其君名，犹不避嫌名。康帝名岳，邓岳改名嶽。

唐初不避二名。太宗时犹有民部，李世勣、虞世南皆不避也。至高宗即位，始改为户部。世南已卒，世勣去"世"字，惟名勣。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讳欤？

唐王建《牡丹》诗云："可怜零落蕊，收取作香烧。"虽工而格卑。东坡用其意云："未忍污泥沙，牛酥煎落蕊。"超然不同矣。

张继《枫桥夜泊》诗云："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"欧阳公嘲之云："句则佳矣，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。"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钟，皆非也。按于鄴《褒中即事》诗云："远钟来半夜，明月入千家。"皇甫冉《秋夜宿会稽严维宅》诗云："秋深临水月，夜半隔山钟。"此岂亦苏州诗耶？恐唐时僧寺，自有夜半钟也。京都街鼓今尚废，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，往往茫然不能知，况僧寺夜半钟乎？

宋文安公《自禁庭谪鄜畤》诗云："九月一日奉急宣，连忙趋至阁门前。忽为典午知何罪，谪向鄜州更恍然。"盖当时谪黜者，召至阁门

受命乃行也。

宋文安公集中有《省油灯盏》诗，今汉嘉有之，盖夹灯盏也。一端作小窍，注清冷水于其中，每夕一易之。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，故速干，此独不然，其省油几半。邵公济牧汉嘉时，数以遗中朝士大夫。按：文安亦尝为玉津令，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。

祥符中，有布衣林虎上书，真庙曰："此人姓林名虎，必尚怪者也。"罢遣之。宣和中，有林虎者赐对，徽宗亦异之，赐名于"虎"上加"竹"。然字书初无此字，乃自称"埙{⺮虎}"之"{⺮虎}"。而书名不敢增，但作"{⺮虎}"云。

吴中卑薄，断地二三尺辄见水。予顷在南郑，见一军校，火山军人也。言火山之南，地尤枯瘠，锄镬所及，烈焰应手涌出，故以"火山"名军，尤为异也。

《楚语》曰："若武丁之神明也，其圣之睿广也，其治之不疚也，犹自为未艾。"荆公尝摘取"睿广"二字入表语中。蔡京为翰林学士，议神宗谥，因力主"睿广"二字，而忘其出《楚语》也。范彝叟折之曰："此《楚语》所载，先帝言必称尧、舜，今乃舍六经而以《楚语》为尊号，可乎？"京遂屈。韩丞相师朴亦云："睿广但可作僧法名耳。"时亦以为名言。

今人谓贝州为甘陵，吉州为庐陵，常州为毗陵，峡州为夷陵，皆自其地名也。惟严州有严光钓濑，名严陵濑。严陵乃其姓字，濑是钓处，若谓之严濑尚可，今俗乃谓之严陵，殊可笑也。

唐质肃公参禅，得法于浮山远神师。尝作《赠僧诗》云："今日是重阳，劳师访野堂。相逢又无语，篱下菊花黄。"

今人谓娶妇为"索妇"，古语也。孙权欲为子索关羽女，袁术欲为子

索吕布女，皆见《三国志》。

元丰间，有俞充者，谄事中官王中正，中正每极口称之。一日，充死，中正辄侍神庙言："充非独吏事过人远甚，参禅亦超然悟解。今谈笑而终，略无疾恙。"上亦称叹，以语中官李舜举。舜举素敢言，对曰："以臣观之，止是猝死耳。"人重其直。

古所谓路寝，犹今言正厅也。故诸侯将薨，必迁于路寝，不死于妇人之手，非惟不渎，亦以绝妇寺矫命之祸也。近世乃谓死于堂奥为终于正寝，误矣。前辈墓志之类数有之，皆非也。黄鲁直诗云："公虚采蘩宫，行乐在小寝。"按：鲁僖公薨于小寝。杜预谓"小寝，夫人寝也"。鲁直亦习于近世，谓堂为正寝，故以小寝为妾媵所居耳。不然，既云"虚采蘩宫"，又云"在小寝"，何耶？

王黼作相，其子闳孚作待制，造朝才十四岁，都人目为"胡孙待制"。

晋人所谓见何次道，令人欲倾家酿，犹云欲倾竭家赀以酿酒饮之也。故鲁直云："欲倾家以继酌。"韩文公借以作簟诗云："有卖直欲倾家赀。"王平父《谢先大父赠簟诗》亦云："倾家何计效。"韩公皆得晋人本意。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："相逢尽欲倾家酿，久客谁能散橐金。"用家酿对橐金，非也。

钱勰字穆，范祖禹字淳，皆一字。交友以其难呼，故增"父"字，非其本也。

钱穆父风姿甚美，有九子。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贮美丈夫，坐于西偏，俗以为九子母之夫。故都下谓穆父为"九子母夫"。东坡赠诗云："九子羡君门户壮。"盖戏之也。

保寿禅师作《临济塔铭》云："师受黄蘗印可，寻抵河北镇州城

东，临滹沱河侧小院住持，名临济。其后墨君和太尉于城中舍宅为寺，亦以临济为名。”（墨君和名见《唐书》及《五代史》）其事甚详。近见吕元直丞相《燕魏录》载：“真定安业坊临济院，乃昭宪杜太后故宅。”按：保寿与临济乃师弟子，不应有误。岂所谓临济院者，又尝迁徙耶？

谢任伯参政在西掖草蔡太师谪散官制，大为士大夫所称。其数京之罪曰：“列圣诒谋之宪度，扫荡无余；一时异议之忠贤，耕锄略尽。”其语出于张文潜论唐明皇曰“太宗之法度，废革略尽；贞观之风俗，变坏无余”也。

吕进伯作《考古图》云：“古弹棋局，状如香炉。”盖谓其中隆起也。李义山诗云：“玉作弹棋局，中心亦不平。”今人多不能解。以进伯之说观之，则粗可见，然恨其艺之不传也。魏文帝善弹棋，不复用指，第以手巾角拂之。有客自谓绝艺，及召见，但低首以葛巾角指之，文帝不能及也。此说今尤不可解矣。大名龙兴寺佛殿有魏宫玉石弹棋局，上有黄初中刻字，政和中取入禁中。

昭德诸晁谓“婿为借倩”之“倩”，云近世方讹为“倩盼”之“倩”。予幼小不能叩所出，至今悔之。

绍圣、元符之间，有马从一者，监南京排岸司。适漕使至，随众迎谒。漕一见怒甚，即叱之曰：“闻汝不职，本欲按汝，何以不亟去，尚敢来见我耶！”从一皇恐，自陈湖湘人，迎亲窃禄，求哀不已。漕察其语南音也，乃稍霁威云：“湖南亦有司马氏乎？”从一答曰：“某姓马，监排岸司耳。”漕乃微笑曰：“然则勉力职事可也。”初盖误认为温公族人，故欲害之。自是从一刺谒，但称监南京排岸而已。传者皆以为笑。

蔡太师父准，葬临平山，为驼形。术家谓驼负重则行，故作塔于驼峰。而其墓以钱塘江为水，越之秦望山为案，可谓雄矣。然富贵既极，一旦丧败，几于覆族，至今不能振。俗师之不可信如此。

《该闻录》言："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，巢败被诛。"今《唐书》取其事。按：尹师鱼作《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》，称："曾祖日休，避广明之难，徙籍会稽，依钱氏，官太常博士，赠礼部尚书。祖光业，为吴越丞相。父璨，为元帅府判官。三世皆以文雄江东。"据此，则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。光业见《吴越备史》颇详。孙仲容在仁庙时，仕亦通显，乃知小说谬妄，无所不有。师鲁文章传世，且刚直有守，非欺后世者，可信不疑也。故予表而出之，为袭美雪谤于泉下。

邹忠公梦徽庙赐以笔，作诗记之。未几，疾不起。说者谓"笔"与"毕"同音，盖杜牧梦改名毕之类。

唐小说载李纾侍郎骂负贩者云："头钱价奴兵。""头钱"，犹言"一钱"也。故都俗语云"千钱精神头钱卖"，亦此意云。

杨朴处士诗云："数个胡皴彻骨干，一壶村酒胶（去声）牙酸。"《南楚新闻》亦云："一楪毡根数十皴，盘中犹自有红鳞。"不知皴何物，疑是饼饵之属。

白乐天《寄裴晋公诗》云："闻说风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州时。"王禹玉《送文太师》诗云："精神如破如州时。"用白语而加工，信乎善用事也。

续笔记

《麻姑传》：王方平曰："吾子不喜作狡狯事。"盖古谓戏为"狡狯"，《列异传》云："北地传书，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狯"，是也。今人间为小儿戏为"狡顽"，盖本於此。或谓奸猾为狡狯，则失之。

吴会当为吴兴、会稽两郡邑，吾固言之。偶读《文选》魏文帝诗云："惜哉时不遇，适与飘风会；吹我东南行，行行至吴会。"两用"会"字为韵，昔人所无。后一韵为会稽之"会"，何疑焉。然误为都会之"会"已久，虽名辈，或承误用之。又《南史·隐逸·褚伯玉传》："齐高帝手诏，吴、会二郡，以礼迎遣。"

《隋书·元胄传》："文帝尝於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。时胄不在，上即令驰召之。及胄见，上谓曰：'公与外人登高，未若就朕也。'赐宴极欢。"正月十五日登高，不见他书，当考之。（韩退之有《人日登高诗》。）

唐初，魏郑公等撰《隋书》，以隋文帝之父名忠，故凡"忠"字皆谓之"诚"，谓死事之臣为《诚节传》，书中凡忠诚皆曰"诚臣"。书作於唐，犹为隋避讳，骤读之，殆不可晓。太宗诗云："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。"亦是避隋讳耳。

海南儋、崖诸郡，出勒竹杖，大於涩竹，肤有芒，可以剉爪。东坡云"倦看涩勒暗蛮村"者是也。

嘉祐四友：王荆公、吕申公、司马温公、韩少师。

元祐四友：苏子瞻、钱穆公、王仲至、蒋颖叔。

梅宛陵诗，好用“案酒”，俗言“下酒”也，出陆玑《草木疏》：‘荇，接余也。白茎，叶紫赤色，正圆，径寸馀，浮水上，根在水底，与之深浅。茎大如钗股，上青下白。煮其白茎，以苦酒浸之，脆美可案酒。”今北方多言“案酒”。

余在蜀，见东坡先生手书一轴曰：“黄幡绰告明皇，求作白打使，此官亦快人意哉！”味东坡语，似以“白打”为抟击之意。然王建《宫词》云：“寒食内人长白打，库中先散与金钱。”则白打似是博戏耳，不知公意果何如耳？

王羲之先讳“正”，故《法帖》中谓“正月”为“一月”，或为“初月”，其他“正”字率以“政”代之。

唐有一种色，谓之退红。王建《牡丹诗》云：“粉光深紫腻，肉色退红娇。”王贞白《娼楼行》云：“龙脑香调水，教人染退红。”《花间集·乐府》云：“床上小薰笼，韶州新退红。”盖退红若今之粉红，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，今无之矣。绍兴末，缣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，谓之不肯红，亦退红类耶？

老泉布衣时，初未有名。雅安守刘太简简夫独深知之，以书荐於韩魏公、欧阳文忠公、张文定公，辞甚切至，文亦高雅，今蜀人多传其本，而东坡、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。老泉集中，与太简往来亦止有《辞召试》一书耳。如与太简《请纳拜书》，蜀人至今传之，集亦不载。初疑偶然耳，久之又得老苏所作太简墓铭，亦不在集中，乃知编集时有意删去。不知其意果何如也。

蔡元庆对客喜笑，溢於颜面，虽见所甚憎者，亦亲厚无间，人莫能测，谓之“笑面夜叉”。盛章尹京典藩，以惨毒闻，杀人如刈草菅，然妇态雌声，欲语先笑，未尝正视人。或置人死地时，亦柔懦不异平日。此尤可怪也。

太宗自京尹嗣位，秦王继之。秦王败，但命近臣权知开封，百馀年间，非东宫亲王，不去权字。意谓尹京师，祖宗曾为之，故人臣不敢居。犹唐以太宗尝为尚书令，三百年之间无敢为者，虽郭尚父之勋业，亦避之也。

市井中有补治故铜铁器者，谓之“骨路”，莫晓何义。《春秋正义》曰：“《说文》云：‘锢，塞也。’铁器穿穴者，铸铁以塞之，使不漏。禁人使不得仕宦，其事亦似之，谓之禁锢。”余案：“骨路”正是“锢”字反语。

《汉书》，酂侯音赞，今亳州酂县乃音才何反。而字书“𨟻”字亦才何反，云邑名，一作酂；而赞字部又有“酂”字，亦云邑名。按班固《十八侯铭》云：“文昌四友，汉有萧何：序功第一，受封为酂。”唐杨巨源《丹凤楼宣赦上门下相公诗》云：“请问汉家功第一，麒麟阁上识酂侯。”是字有二音，颜注未必是也。

太史公作《张耳陈馀传》：“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曰：‘良尝事我得显幸。良诚能反赵为秦，赦良罪，贵良。’”四句叠用四“良”字。《冯唐传》：“上曰：‘嗟乎，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为吾将。吾岂忧匈奴哉？”两句叠用三“吾”字，而语若飞动，减一字不得。杜少陵《曲江诗》云：“一片飞花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。且看欲尽花经眼，莫厌伤多酒入唇。江上小堂巢翡翠，花间高冢卧麒麟。细推物理须行乐，何用浮名绊此身？”三联中叠用三“花”字，而意不重复，又何好也！

王元之诗云：“两株红杏映篱斜，妆点香山副使家。何事春风容不得，和莺吹折数枝花！”语虽极工，然大风折树而莺犹不去，於理不通，当更求之。

佚文三条

（苏）叔党宣和辛丑岁得隙地於许昌之西湖，葺为园亭。是年叔党

甫五十，尝曰：“陶渊明以辛丑岁游斜川，而诗云‘开岁忽五十’，是吾与渊明同甲子也。今吾得园之岁，与渊明游斜川之岁适同。因以‘小斜川’名之。”或者谓叔党家本川人，而在元祐邪籍，故名“斜川”，恐不然也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二四○一）

东都定力院井泉，甘寒，可亚阁门井。佛殿庭下有七叶树，一名莎罗树，亦他处所无。朝士使人汲泉，辄令取树一叶为验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一四五三七）

今燕俗於公服下着二襜，故躯幹夭矫，便於乘马。或笑以为似一大粽，然故事重吾辅臣，赐公服衫褏外，以红绣直系及三襜，但不知其制何如耳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九七九二）